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發行

國學考
識之八
詩學常識(全一册)

(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漢口四官殿
廣州雙門底
北京楊梅竹斜街
長沙南陽街
奉天鼓樓北

大東書局

編輯者 吳江徐敬修

校閱者 吳興程廷華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南公益里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詩學常識提要

詩之大源。出於三百篇。繼葩經而起者。則有離騷。由騷而變爲樂府。爲古詩。爲律。爲絕。其體製之沿革。變遷之大勢。以及歷代作家之所以稱美處。本書均能扼要敘出。而近代詩學之趨勢。亦略及焉。至所採諸家學詩之方法說。亦與文學常識同。

詩學常識目次

第一章 總說

- 第一節 詩之意義……………一
- 第二節 詩之起源……………七
- 第三節 詩與賦及文之區別……………一二
- 第四節 詩之種類……………一六
- 第五節 詩之體例……………一九
- 第二章 歷代詩學之變遷
- 第一節 三代之詩學……………三九
-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之詩學……………四六

第三節	兩漢之詩學·····	五〇
第四節	魏晉時之詩學·····	五九
第五節	南北朝時之詩學·····	七一
第六節	隋唐時之詩學·····	八二
第七節	宋代之詩學·····	一一二
第八節	金元之詩學·····	一二二
第九節	明代之詩學·····	一二八
第十節	清代之詩學·····	一三七
第二節	近代詩學之趨勢·····	一五五
第二章	研究詩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詩學之要點·····	一五八

第二節	作詩之入手法·····	一六〇
第三節	詩之格式·····	一七五
第四節	詩之取材·····	一八三

詩學常識

吳江 徐敬修編著

第一章 總說

第一節 詩之意義

詩，溫柔敦厚，所以言志也。虞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蓋以人之思想，在心則爲志，發言則爲詩；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由此可知人之情志，動乃爲詩；詩者，人類發表真正思想之工具也。

孔子又曰：「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怨，」子夏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詩傳序曰：「人生而情，天之

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歎之餘者，又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曹文植序香山詩選云：「自知詩之根性情，流于感觸，而非可以牽強爲者；而彼尙淺淺焉比擬于字句聲調間也，則曷反之于作詩之初心，其亦有動焉否耶？」袁才子隨園詩話云：「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

總上述各家之說，我人可因以知詩之意義，乃用自然之音響節奏，以表現我人之真思想，真精神，脫口而出，自有一種天然之美，所謂「人生之表現」，「德謨克拉西」之文學是也。

抑前人之論詩，又有所謂「六義」焉。「六義」者，「風」「雅」「頌」比「興」「賦」是也。子夏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教，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此言風，雅，頌之義也。（按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周頌之始，

故曰「四始」)

若夫「比」「興」「賦」之義，則當時已不可考；故詩正義云：「鄭志張逸問：『何詩近于比，賦，興？』答曰：『比，賦，興，吳札觀詩時，已不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復摘別。篇中義多興。』」逸見風雅有分段，以爲比，賦，興亦有分段，謂有全篇爲比，全篇爲興，欲鄭拒摘言之。鄭以比，賦，興者，直是文辭之異，非篇卷之別，故遠言從本來不別之意，言吳札觀詩已不歌，明其先無別體，不可歌也。孔子錄詩，已合風，雅，頌中，明其先無別體，不可分也。元來合而不分，今日難復摘別也。言篇中義多興者，以毛傳于諸篇之中，每言興也，以興在篇中，明比，賦亦在篇中也。故以興顯比，賦也。若然比，賦，興元來不分，則唯有風，雅，頌三詩而已。」司馬

選曰：「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情之發而正者，斯其詩列于風，雅頌，比，賦與固在風，雅，頌中，亦卽謂風，雅，頌出于比，賦，興中也。有比，賦，興則所以宣其情者，無所不盡。」鄭康成六藝論亦謂風，雅，頌有賦，比，興。惟是後世爲詩，遠不及風，雅，頌，而反近于比，興，賦，自屈宋以至于漢，賦體極盛，而五七言詩中，亦具有比，興，賦三義。故後人之論比，興，賦曰：一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一此比，興，賦之義也。

其實風，雅，頌三者，乃就詩之性質而言也（風爲閭巷之情詩，雅爲朝廷之樂歌，頌爲宗廟之樂歌。）比，興，賦三者，乃就詩之體製而言也。（比者假物言志，興者託物興辭，賦者陳事直言）孔子敘詩，

僅爲風，雅，頌，而其言曰：「詩可以觀，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所謂觀也，興也，羣也，怨也，卽論比，興，賦之義也。然無論詩之爲何種體製，何種性質，要皆根于心靈之感蕩，表現而出也。

上述詩之六義，其實比，興在當時已無可攷，而賦則不爲當時所重，故至戰國時始別樹一幟，而所謂詩，只有風，雅，頌三者而已。惟三者之中，風則尤爲合於詩之原質；蓋國風之詩，爲國民所歌，尤足以流露真情，而具天然之美，非如大小雅之只及於箇人之善，頌之專以美盛德也。

我今於本節結束之際，再將詩之意義，重言以明之曰：詩者「人生之表現」「德謨克拉西」之文學也；換言之，卽詩于精神方面，事理敘述須真切，而足以表現人類真正之思想，情景須優美，而足以引起人之

同情・于形式方面，聲調宜合自然之節奏，而諧聲韻，文詞之描寫須自然而有情感，又有色彩。故詩在文學中之地位，爲一種有韻之美術文也。

第二節 詩之起原

詩本乎天籟，故民有懽愉悲戚之情，發爲聲音，則自成一種有韻之文辭，所謂歌謠是也。夫歌謠者，詩之濫觴也。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可知詩之由來，蓋亦久矣。且我國文學之起原，實爲詩歌，故自邃古以至夏商之世，所謂文學，惟詩歌而已。前人攷詩之起原，斷自唐虞，如鄭康成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于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于此乎？」

「孔穎達毛詩正義曰：「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於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朴，田漁而食，與物無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羣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爲善則莫知其善，爲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又曰：「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爲辭，則是爲詩之漸，故疑有之也。」按二氏之論，蓋以先有樂而後有詩；然子夏謂「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一則是先有詩而後有樂矣。惟我人按諸原理，詩歌似常在樂器之前，惜乎神農以前，無詩歌可攷，而神農之前，則已有樂器（禮云：女媧之笙簧。）可考矣。

攷遠古之時，所謂詩者，樂，歌而已，然樂歌實爲詩之起原。孝經鈎

命訣謂伏羲樂名立基，一日扶來，亦曰立本。楚辭註稱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隋書樂志有伏羲網罟之歌，以頌開物成務之恩。其後神農氏之樂曰下謀，一日扶持。（孝經鈞命訣）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日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呂氏春秋）而文心雕龍載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田。」其餘皆但有篇名，辭皆不傳。惟伊耆氏蜡辭，則尙可見，其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宅。」蓋讚利用厚生之道也。此外尙有短竹黃歌，或謂此歌乃在黃帝之時，（文心雕龍）或謂上皇之時，莫可得考；其歌云：「鬻竹續竹，飛土逐戾。」（肉）至于黃帝，則有雲門之樂，咸池之樂，桐鼓之曲，歸藏曰：「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

登九原以代空桑，黃帝殺之于青丘，作桐歌之曲十章：一日雷震驚，二日猛虎駭，三日鷺鳥擊，四日龍媒蹠，五日靈夔吼，六日鵬鷖爭，七日壯士奪志，八日熊羆哮啞，九日石盪崖，十日波盪壑。一少皞時有皇娥歌，堯舜之時，人文發達，有韻之文，如路史後紀載帝堯制七絃，徵大唐之歌，而民事得；制咸池之舞，而爲經首之詩，以享上帝，命之曰大咸。帝舜作大唐之歌，以聲帝美，聲成而銖鳳至，故其樂曰：「舟張辟雝，鷓鴣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啾啾。」言其和也。列子載堯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問曰：「誰教爾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帝王世紀載擊壤歌，蓋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

帝之德也！一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一帝舜之時，命夔典樂教胄子，樂律始傳，孔子于帝典錄有虞之歌，且載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是爲詩教之始也。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一帝拜曰：「兪！往欽哉。」尸子載帝舜彈五弦之精，以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一尚書大傳載舜將禪禹，于是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一八伯歌

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善，莫不咸聽。饗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褻裳去之。」其餘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舜自作之詩）以及「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被衣所作，見文心雕龍）及琴摻拾遺記，古今樂錄中所錄堯舜時之歌詞。（如堯有禪人暢，舜有思親摻）是皆三百篇之權輿也。惟是當時所有歌，類皆後人掇錄所得，其稱爲篇什而入于三百篇中者，則當至夏商時始也，此詩學起原之大概情形也。

第三節 詩與賦及文之區別

賦爲六詩之一，而散文乃詩之後進，是以賦及散文，與詩均有關係，而其間不同之點，學者亦不可不知之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 詩與賦之區別及賦之原流

班固漢書藝文志云：「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詣，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一此言賦之起原也，然其言乃就詩衰以後之賦而論，非就古代之賦而言也。蓋古代之賦已不可見矣。左傳鄭莊公感穎考叔之言，與武姜隧而相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又晉獻公使士蔿爲夷吾城屈，不慎置薪焉，讓之，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可知賦之復興，乃在春秋之時。戰國之時，宋玉唐勒咸以賦名。至于漢代，有賈誼陸賈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劉向揚雄等。漢書藝文志七略，列賦爲四家：一曰屈原離騷諸篇，多爲言情之作，蓋卓立千古之賦也。二曰陸賈賦，已不可得見，大概爲縱橫家言之文。三曰孫卿賦，大概爲詠物敷義之作。四曰雜賦，其中兼成相雜辭，隱書等篇，以及山陵雲氣雨旱禽獸六畜昆蟲諸作，蓋後世「連珠」「韻語」「星卜」「占繇」之濫觴也。然後世之賦，大都本諸屈原離騷，（按離騷爲楚辭中之一篇，而楚辭之稱，則自劉向集屈原，宋玉所作，爲楚辭十五卷，王逸又作楚辭章句，于是屈宋之

賦，乃稱楚辭）如賈生惜誓，上接楚辭，鵬鳥彷彿居，相如自遠遊變而爲大人賦，枚乘自大招，招魂散而爲七發，其餘更難僕數。今於賦之原流既明，乃可以言詩與賦之區別；詩與賦之區別，何在乎？曰：在於不歌而誦。然至後世之賦，則專以鋪張排列爲事，與詩益離，如漁父之辭，均不諧韻，而爲無韻之文字，幾不知其爲古詩之流矣。

二 詩與文之區別

散文之起原及意義，我於第七集（文學常識）中已詳言之矣，茲專就與詩學不同之點，分別述之：大概散文偏於實用方面，而詩則偏于表現感情方面。散文形式不一，而詩則較爲整齊，且易于傳達本人之情感。散文所寫，往往爲片段，爲現實，處處用解釋說明，而詩則爲具體，爲借喻，偏重于暗示也。且就感動人心之力而論，詩之效力爲大。

，有使人永永吟諸于口，繚繞于腦之效力。若就形式而論，則詩都押韻，文字又極優美和諧，非如散文之不諧聲韻，而文字亦不必力求優美動人也。此詩與文之區別也。

第四節 詩之種類

詩之種類，大別可分爲四種：曰紀事，曰敘情，曰寫景，曰說理是也。茲分述之于下：

(一)紀事詩 吾國紀事詩之作品極少，如廬江小吏，長恨歌，永和宮詞等，在詩學地位上，已爲有數之作品，蓋紀事詩之難；(二)須立定一中心人物，(三)須含有宗教之意味，(四)須足以表示民族之全體，(四)須有客觀之眼光。若以吾國古來所作之紀事詩，合之上述四原質，實寥寥無幾也。

〔二〕敘情詩 敘情之詩，吾國最多。如「感懷」「悼亡」「哀詩」等作，凡作詩者，殆無不有。蓋詩本爲發舒性情之工具，而茫茫六合之內，又不能脫離情之一字，則敘情之詩，當然佔居詩學之大部矣。且敘情之詩，又無紀事詩之有四種原質，興感所到，則發爲詠歌嗟嘆之音，以發舒意志，或純粹發表箇人之感情，或稍涉代表全體之民意，均無不可者也。

〔三〕寫景詩 昔人稱摩詰詩皆入畫，是可知詩者，亦描寫景物之工具也。蓋作詩以情景兼者爲上，偏到爲次。然古人作詩，又往往賦情于景物之中，託思于風雲之表，故寫景之詩，亦佔居詩中之一大部分也。至寫景詩之種類，不外山水花鳥，以及自然界中一切景物而已；然寫景詩之妙處，又不在將景物老老實實寫出，其妙處全在能

將畫工所不能到之處，一一寫出，如花之香，鳥之語，皆非畫工能力所可及，而詩則能之也，此寫景詩之所以可貴也。

〔四〕說理詩 宋人如程邵朱諸家，爲詩多好說理，詩家稱爲旁門，蓋詩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爲上乘；然所謂理路，所謂言詮，乃指性命之學而言，非說理詩之理也。說理詩之理，乃指天地間自然之理，凡一事之感，一物之悟，皆足以興起而言，然必曲盡其事物之真相，無論悲懽通塞，須屬自然，不可設造，又不可失之膚廓，所謂處處要合情理是也。如老樹詩云：「庭前有老樹，春來抽條新，枯榮有變化，同此本與根。人生亦如此，嬾遞秋復春。我死而有子，子死而有孫，根本苟不斷，血脈長是親。老幼體屢變，生死理未真，眼前兒童輩，都是千歲人。」此卽說理之詩也。

上述四種，詩之種類，大概可以該括入之，至其體例，則更爲繁複，當于下節述之。

第五節 詩之體例

詩之體例，種類極多，蓋詩體隨時代而變遷，然古體之詩，創于皇古，而大備于六朝之時；近體之詩，則始于李唐，而變極于趙宋之際，元明而後，因襲舊法，未有創製，不過因人而異其體名，于詩學上毫無關係也。

自來辨論詩體，代各有人，或簡或繁，莫知所從，惟嚴滄浪所分詩體，頗爲後之論詩法者所據，括其大綱，可分爲八；雖尙病其繁複，然初學得之，可謂恰到好處。茲略斟酌損益，節錄于下：

一 以時分體者

- [1] 建安體 漢獻帝年號，如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是。
- [2] 黃初體 魏文帝丕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
- [3] 正始體 魏主芳年號，如嵇阮諸人之詩是。
- [4] 太康體 晉武帝年號，如左思潘岳三張二陸諸人之詩是。
- [5] 元嘉體 宋文帝年號，如顏鮑諸人之詩是。
- [6] 永明體 齊武帝年號，如沈約謝朓諸人之詩是。
- [7] 齊梁體 合齊梁兩朝之詩而言。
- [8] 南北朝體 合魏周而言。
- [9] 唐初體 唐初之詩，猶襲陳隋之體，故云。
- [10] 盛唐體 景雲（武后）以後，開元天寶之詩是。
- [11] 大歷體 唐代宗年號，如大歷十才子之詩是。

〔12〕元和體 唐憲宗年號，如元白諸人之詩是。

〔13〕晚唐體 晚唐諸人之詩，如溫李是。

〔14〕元祐體 宋哲宗年號，如蘇黃諸人之詩是。

〔15〕江西宗派體 黃山谷爲宗。南渡以後，詩人尙沿此派之緒。

〔16〕宋遺民詩體 如謝翱，鄭所南，鄧牧諸人之詩是。

〔17〕乾嘉詩體 清乾隆嘉慶時之詩，袁枚趙翼等是。

二 以人分體者

〔1〕蘇李體 漢蘇武李陵之詩。

〔2〕曹劉體 魏曹子建劉公幹之詩。

〔3〕陶體 晉陶淵明之詩。

〔4〕謝體 晉謝靈運之詩。

〔5〕徐庾體 梁陳時徐陵庾信之詩。

〔6〕沈宋體 唐沈佺期宋之問之詩。

〔7〕陳拾遺體 唐陳子昂之詩。

〔8〕王楊盧駱體 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詩。

〔9〕富吳體 唐富嘉謨吳少微之詩。

〔10〕張曲江體 唐張九齡之詩。

〔11〕杜少陵體 唐杜甫之詩。

〔12〕李太白體 唐李白之詩。

〔13〕高適夫體 唐高適之詩。

〔14〕孟浩然體 唐孟浩然之詩。

〔15〕岑嘉州體 唐岑參之詩。

- 〔16〕王右丞體 唐王維之詩。
- 〔17〕韋蘇州體 唐韋應物之詩。
- 〔18〕韓昌黎體 唐韓愈之詩。
- 〔19〕柳子厚體 唐柳宗元之詩。與韋應物合稱韋柳體。
- 〔20〕李長吉體 唐李賀之詩。
- 〔21〕李商隱體 唐李商隱之詩，亦稱西崑體。
- 〔22〕盧仝體 唐盧仝之詩。
- 〔23〕白樂天體 唐白居易之詩。與元稹合稱元白體。
- 〔24〕杜牧之體 唐杜牧之詩。
- 〔25〕張籍王建體 唐張籍王建之詩。
- 〔26〕賈闔仙體 唐賈島之詩。

〔27〕孟東野體 唐孟郊之詩。

〔28〕杜荀鶴體 唐杜荀鶴之詩。

〔29〕東坡體 宋蘇軾之詩。

〔30〕山谷體 宋黃庭堅之詩。

〔31〕后山體 宋陳后山之詩。

〔32〕王荊公體 宋王安石之詩。

〔33〕邵康節體 宋邵康節之詩。

〔34〕陳簡齋體 宋陳去非之詩。

〔35〕楊誠齋體 宋楊萬里之詩。

〔36〕范石湖體 宋范成大之詩。

〔37〕陸放翁體 宋陸游之詩。

〔38〕永嘉四靈體 宋徐照字靈輝，徐璣字靈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靈秀，俱永嘉人，故四人之詩稱永嘉四靈。

〔39〕月泉吟社體 宋末義烏令浦陽吳渭約諸鄉遺老爲月泉吟社，約期命題收卷，評鷺甲乙。

〔40〕元遺山體 金元好問之詩。

〔41〕虞楊范揭四家體 元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之詩。

〔42〕吳中四傑體 明高啓，楊基，張羽，徐賁之詩，亦稱高楊張徐體。

〔43〕臺閣體 明楊士奇，楊榮，楊溥之詩。

〔44〕李東陽體 明李東陽之詩。

〔45〕何李體 明何景明李夢陽之詩。

〔46〕李王七子體 明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

，吳國倫七子之詩。

〔47〕公安體 明袁宏道之詩。

〔48〕竟陵體 明鍾惺譚元春之詩。

〔49〕吳梅村體 清吳偉業之詩。

〔50〕王漁洋體 清王士禛之詩。

三 以風格分體者

〔1〕選體 選詩隨時代而異其體製，今人則例用五言古詩爲選體。

〔2〕柏梁體 漢武帝與羣臣於柏梁殿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以此爲柏梁體，亦爲聯句之始。

〔3〕玉臺體 陳徐陵序漢魏六朝之詩爲玉臺集，其詩皆極纖豔。

〔4〕西崑體 唐李商隱，溫庭筠，及宋楊劉諸人之詩。

〔5〕宮體 梁簡文之詩，傷于輕靡，時號爲宮體。

〔6〕香奩體 唐韓偓有香奩集。其詩多裙裾脂粉之語。

四 以篇章分體者

〔1〕古體 卽古體詩。有五言，七言，四言，等分別。

〔2〕近體 卽律詩也。有五律，七律之分。

〔3〕後章字接前章者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之詩是也。

〔4〕四句通義者 如少陵「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是也。

〔5〕絕句折腰者 乃句中失黏而意仍不斷者。

〔6〕八句折腰者 乃八句失黏而意仍不斷者。

〔7〕擬古 擬古風之詩也。

〔8〕聯句 柏梁體爲聯句之始。

〔9〕集句 集古人詩句以成爲詩，起于傅咸之七經詩。

〔10〕分題 古人分題，或各賦一物，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或曰探題。

〔11〕古律 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

〔12〕今律 當時之律詩。

〔13〕排律體 始于唐時，對偶平仄，與律詩同，其起止呼應與長篇古風同，于八句律詩之外，任意鋪排聯句，多寡不拘，不以鍛鍊爲工，而以布置有序首尾通貫爲尙。

五 以題目分體者

〔1〕口號 或四句，或八句。

〔2〕歌行 古有鞠歌行，放歌行，長歌行，短歌行。又有單以歌名或行名者，不可枚述。

〔3〕樂府 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采趙，代，秦，楚之謳，以入樂府，俱備衆體，兼統衆名也。

〔4〕楚詞 屈原以下倣楚詞者，皆謂之楚詞。

〔5〕琴操 古有水僊操，辛德源所作；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

〔6〕謠 沈炯有獨酌謠，王昌齡有筵篋謠，穆天子傳有白雲謠。

〔7〕吟 古詞有隴頭吟，孔明有梁父吟，文君有白頭吟。

〔8〕詞 選有漢武秋風詞，樂有木蘭詞。

〔9〕引 古曲有霹靂引，走馬引，飛龍行。

〔10〕詠 選有五君詠，唐儲光羲有羣鷗詠。

- [11] 曲 古有大堤曲，梁簡文有烏栖曲。
- [12] 篇 選有名都篇，京洛篇，白馬篇。
- [13] 唱 魏武帝有氣出唱，
- [14] 弄 古樂府有江南弄。
- [15] 長調
- [16] 短調
- [17] 愁 選有四愁，樂府有獨處愁。
- [18] 歎 古詞有楚妃歎，有明君歎。
- [19] 哀 選有七哀，少陵有八哀。
- [20] 怨 古詞有寒夜怨，玉階怨。
- [21] 思 太白有靜夜思。

〔22〕樂 齊武帝有估客樂，宋臧質有石城樂。

〔23〕別 子美有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

六 以韻分體者

〔1〕全篇雙聲疊韻 東坡經字韻詩是也。

〔2〕全篇字皆平聲 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是平，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

〔3〕全篇字皆仄聲 梅聖俞「酌酒與婦飲」之詩是也。

〔4〕律詩上下句雙用韻 第一句第三五七句押一仄韻，第二句第四六八句押一平韻，唐章碣有此體，不足爲法。又有四句平入之體，四句仄入之體，無關詩道，今皆不取。

〔5〕轉轆韻 雙入雙出，每隔二句用韻是也。

〔6〕進退韻 一進一退，隔一句用韻是也。

〔7〕葫蘆韻 先二韻後四韻是也。

〔8〕顛倒韻 四句用同兩字爲韻，略如反覆詩者是也。

〔9〕平仄兩韻 句中平仄字，各協韻者也。

〔10〕古詩一韻兩用 文選曹子建美女篇有兩難字，謝康樂述祖德詩有兩人字，其後多有之。

〔11〕古詩一韻二用 文選任彥昇哭范僕射詩三用情字。

〔12〕古詩重用二十許韻 焦仲卿妻詩是也。

〔13〕古詩全不押韻 古採蓮曲是也。

〔14〕律詩至百五十韻 少陵有古韻律詩，白樂天亦有之。而宋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其後排律詩有多至二百餘韻者。

〔15〕律詩止三韻 唐人有六句五言律，如李益詩「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常慘，無風沙自驚。當今天子聖，不戰四方平。」是也。

〔16〕分韻 分韻得某字是也。

〔17〕用韻 凡和人之詩，用其原韻而不句句次也。

〔18〕和韻 亦稱次韻，句句用其原韻，而先後不變也。

〔19〕依韻 同在一韻之中，而不用其字也。

〔20〕借韻 如押七支韻，可借八微或十二齊韻是也。

〔21〕協韻 楚詞及選詩多用協韻。

〔22〕今韻 用現今通用之韻。

〔23〕古韻 如退之「此日足可惜」篇用古韻也。選體詩蓋多如此。

七 以句法分體者

〔1〕絕句 有五言絕句，及七言絕句，乃截律詩之半也。

〔2〕雜言 卽長短句之詩。

〔3〕三五七言 自三言而終以七言，隋鄭世翼有此詩。「秋風清，秋月明；落葉聚還散，寒鴉栖復驚。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時此夜難爲

情。」

〔4〕半五六言 晉傅休元「鴻雁生塞北」之篇是也。

〔5〕一字至七字 唐張南史「雪月花草」等篇是也。

〔6〕三句之歌 高祖大風歌等是也。

〔7〕兩句之歌 荆卿易水歌等是也。

〔8〕一句之歌 漢書「枹鼓不鳴董少平」一句之歌也。

又漢童謠「千乘萬騎上北邙」，梁童謠「青絲白馬壽陽來」皆一句也。

以上就字句之數而分者

〔9〕律詩徹首尾對 少陵多此體，不可概舉。

〔10〕律詩徹首尾不對 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詩「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遙，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又「水國無邊際」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者。

〔11〕十字對 劉昫虛「滄浪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是也。

〔12〕十字句 常建「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等是也。

〔13〕十四字對 劉長卿「江客不堪頻北望，塞鴻何事又南飛」是也。

[14]十四字句 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又太白

「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是也。

[15]扇對 又謂之隔句對，如鄭都官「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

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銷花謝夢何如？」等是也。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第二句對第四句。

[16]借對 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少陵「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是也。

[17]就句對 又曰當句有對。如少陵「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李嘉祐「孤雲獨鳥川光暮，萬景千山一氣秋」是也。

以上就句之對偶而分者

八 雜體

〔1〕風人 上句述一語，下句釋其義，如古子夜歌，讀曲歌之類，則多用此體。

〔2〕藁砧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僻辭隱語也。

〔3〕兩頭織織 見樂府。

〔4〕雜組 見樂府。

〔5〕盤中 玉臺集有此體，蘇伯玉妻作，寫之盤中，屈曲成文也。

〔6〕迴文 起于寶滔之妻，織錦以寄其夫也。

〔7〕反覆 舉一字而誦，皆成句，無不押韻，反覆成文也。李公詩格有此三十二字詩。

〔8〕離合 字相析合成文，孔融漁夫屈節之詩是也。雖不關詩之輕重

，其體製亦古。

〔9〕建除 鮑明遠有建除詩，每句首冠以建除平滿等字，

〔10〕拗詩體 律詩平仄不差，則不失黏；一失黏，則爲拗體。

〔11〕蜂腰體 凡律詩頷聯不對，卻以二句敘事，而意與首句相貫，至頸聯方對者，謂之蜂腰體，言已斷而復續也。

〔12〕斷弦體 語似斷而意接氣存，言雖不接而脈則相承，如藕斷絲續也。

〔13〕偷春體 凡起聯相對，而次聯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

〔14〕疊字詩體 八句詩中，或以六句用疊字，或以四句用疊字，或全用疊字是也。

〔15〕首尾吟體 首尾吟者，一句而首尾皆用之也。

〔16〕平頭詩體 句句第一字皆同，而句句意不可同也。

此外尚有字謎，人名，卦名，數名，藥名，州名。又有六甲十屬之類，及藏頭歇後等體；皆非詩之正格。

第二章 歷代詩學之變遷

第一節 三代之詩學

詩歌起自太古，歷唐虞而始進步，至于夏商之世，韻文益行發達，徵諸佚篇，頗多可考，雖間有僞作，然當時一代詩學之淵源，未必不可因以知其一二焉，茲分述之于下：

一 夏代之詩學

呂氏春秋謂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

，乃命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是爲南音之始；（按塗山之歌，或謂後人所僞託。）其後有孔甲破斧之歌，是爲東音之始；辛餘靡濟昭之歌，是爲西音之始。至於啓之時，則有九辯九歌，今詞已失傳；夏祚中衰之時，又有五子之歌，聲含哀怨，惜其歌詞亦已亡失。桀之時，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於是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新序刺奢篇）其詞蓋含怨刺之意矣。此夏代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二 商代之詩學

葩經之中，有商頌五篇，天威大聲，開後世侑歌宗廟，侈陳祖德之先

聲，今錄玄鳥一章于下：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潛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

不竦，百祿是總。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商代之詩歌，除商頌外，尚有有娥氏之燕飛歌。按殷契母曰簡狄之女也。呂氏春秋謂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蓋北音之始也。

蘇子由曰：「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楊慎稱其「

非深于文者不能爲此言」則商代詩學之大概情形，此語蓋已得之矣。

三 周代之詩學

周代學校之中，教之以詩，且設太史之官，採取民間之歌謠，上之朝廷，以觀風俗，而攷政治之得失，故當時之詩學，極爲發達焉。按周代之詩，大概彙聚于三百篇中，就國風而論，周南，召南爲正風，大概爲追記文王時之詩；十五國爲變風，各國民間男女情思閭巷風俗之詩也。至若雅爲正樂之歌，乃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其篇有大小之殊，故有大小雅之別也。頌爲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歌，屬頌爲正，魯頌商頌爲附，此三百篇之大概情形也。

其他如殷之遺民箕子則有麥秀歌。史記稱箕子朝周，過故殷墟，見宮室壞毀，徧生禾黍，感而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則爲其近婦人，乃

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其詩云：「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當殷周鼎革之際，伯夷叔齊二人，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及餓且死，乃作採薇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兮！」

巴蜀之民，質直好義，風俗敦厚，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蓋巴師勇銳，歌舞以陵之，殷人倒戈，故世稱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華陽國志）其民間有記其風土之詩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又有好古樂道之詩曰：「日月明明，亦惟其名，誰能長生？不朽難獲。惟

德實實，富貴何常，我思古人，令聞令望。」又有祭祀之詩曰：「惟月孟春，獮祭彼崖，永言孝思，享祀孔嘉。彼黍既潔，彼儀惟澤，蒸民良辰，祖考來格。」

穆王之時，欲周遊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諫，其詩曰：「祈招之悻悻，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除上以外，如「銘」「歌」「辭」「箴」之類尚多，皆有韻之文也。按周代之詩，辭句大概以四言爲多，間有三言，五言，六言，以至九言者，如「振振鷺，鷺于飛」，「三言之詩也」，漢之郊廟歌多用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五言之詩也，俳諧倡樂及古今詩體多用之。「我姑酌彼金罍」，「六言之詩也」，樂府多用之。「交交黃鳥止于桑」，「七

言之詩也，俳諧倡樂亦多用之。「胡詹爾庭有獯貊兮，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言之詩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九言之詩也，後世歌謠中偶見之。其用韻則有每句一韻者，有間句一韻者，如衛風伯兮之篇第一章「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兮執殳，爲王前驅。」乃一句一韻也。第二章「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乃一二四句爲韻，蓋後世七言絕句之韻法也。第三章「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乃二四句爲韻，後世五言絕句之韻法也。總之三百篇者，爲後世古今詩體之祖，亦卽詩學基礎確立之時代也。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之詩學

春秋戰國之時，詩學漸失溫柔敦厚之旨，蓋韻文衰而散文發達矣。孔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止，雅頌各得其所。」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蓋當時詩歌能嗣響三百者，絕無而僅有矣，茲將當時之詩學情形，分述于下：

一 春秋時之詩學

春秋之時，詩歌猶合一，故孔子刪詩。所據者三千餘篇，又承其祖正考父之學，敍商頌五篇，周詩三百六篇，而小雅笙詩六篇，則有聲而無辭，故三百五篇，孔子一一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也。家語載孔子始用于魯，魯人誦之云：「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之麤裘，投之無郵。二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充衣，惠我無私。」史記載孔子相魯，魯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餼于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

之謁，可以死敗，莜優哉游哉，維以卒歲。」

琴操載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作歌，喻季子蔽魯，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乎？」

孔叢子載孔子獲麟歌，其辭云：「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此外如楚狂接輿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其辭見于論語及莊子。孺子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其辭見于孟子。而齊之甯

戚有飯牛歌，景公有投壺辭萊人歌，吳有申叔儀之佩玉歌，伍胥之漁父歌，晉有優施之暇豫歌，宋有城者謳，鄭有輿人誦，蓋皆俚歌童謠之類，未足以繼三百篇之後也。

二 戰國時之詩學

戰國之時，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其能奇文鬱起，足以繼葩經之後者，則莫如屈原之離騷經，然實爲詩學之旁支；而當時詩歌，實寥寥無幾，所可述者，如齊之禳田者祝載于史記，其詞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楚有三戶謠，其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燕有渡易水歌，其詞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皆見于史記。此外如趙有趙人歌，鼓琴歌，魏有鄴民歌，秦有三秦記民謠。至始皇之時，聞巴謠歌而有尋仙之志，其詞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立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以上所述，爲春秋戰國時之詩學，至若秦代，則焚燒詩書，蔑棄古籍，所謂詩學，實無足述也。

第三節 兩漢之詩學

春秋戰國以降，詩學日衰，至於漢代，高帝有大風歌，其辭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發沛中兒僮百二十人，教之歌唱，蓋樂府之濫觴也。他如瓠子歌，秋風辭，落葉哀蟬曲，蒲梢天馬歌，後世俱稱妙品。至若楚元王傅韋孟之諫詩則爲做葩經而作之四言詩，有風雅之遺韻也。按詩經三百五篇，雖有三言，五言等，而要以四言爲長規，至於漢世，蘇李贈答，乃有五言詩

之體，武帝柏梁臺羣臣聯句，乃有七言詩之體，今分述之于下：

一 樂府之始

樂府原與詩同，其與詩異者，樂所尚在節奏，易于和協，而詩則不然。·（按古時詩樂不分）蓋漢代古詩如蘇李贈答，韋孟諷諫，無名氏十九首，與樂府體之郊祀歌，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絕然兩體，不復相混矣。然則詩樂之分，至漢而始顯然可別，本節特提出論之，以其爲詩樂初交之際，彼此猶有相互之關係焉。

漁洋詩話曰：「樂府之名，其來尙矣。世謂始于漢武非也，按史記高祖過沛歌三侯之章（卽大風歌）又令唐山夫人爲房中之歌·西京雜記又謂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曲，可知樂府實始于漢初，武帝時增天馬赤蛟白麟等十九章，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集五經之士，相與次第

其聲，通知其意，而樂府始盛，其云始武帝者，託始焉爾。」考漢興，樂家有魯人制氏，高祖時，叔孫通因秦之樂人，制宗廟樂，然高帝好楚聲，故有安世房中歌。漢書禮樂志曰：「漢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按夫人名韋昭，唐山其姓，高帝姬也。歌凡十六首，今錄其第一首于下：

大孝備矣，休德昭明。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芬樹羽林，雲景杳冥。
· 金支秀華，廣施翠旌。

其詩古奧而帶和平之音，故後人稱其爲近于雅也。

文景之間，僅禮官習樂，至武帝時，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而武帝莫能用，嗣以躬定郊祀之禮，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乃立樂府，采詩使夜誦之；其後集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

年爲協律都尉，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于甘泉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之。是謂郊祀歌，後匡衡復更定之，茲錄日出入一首于下：

肅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勢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詩譜稱其辭爲「煅意刻酷，煉詞神奇」，蓋孝武時之文辭，大都壯麗宏奇，規迹古風，故郊祀歌稱爲詩中之頌也。自是以後，樂府之體，與五言之詩盛行，東京繼軌，大演五言，如飲馬長城窟，君子行，傷歌行，長歌行，怨歌行，爲焦仲卿妻作諸古詩，皆爲不朽之作，而爲焦仲卿妻作（卽廬江小吏）一詩，尤爲吾國可珍之第一長篇，全文共

千七百四十五字，或謂建安中作品，然無自徵信，要與羽林郎陌上桑等篇，可同稱爲詩中之國風也。

二 五言之始

古詩三百篇，非絕無五言者，然亦甚少也。至漢景帝時，枚乘作五言，如古詩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諸篇，玉臺新詠皆以爲枚乘之作，然自來言五言詩之始，皆推蘇李。任昉曰：「五言始自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其來固已久矣。」茲錄二人之詩各一首于下，以見古詩之一斑。

▲李陵與蘇武詩

擗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

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蘇武別詩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有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鴦，今爲參與辰，昔者長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乖離，恩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畱斟酌，敘此平生親。

其詩情極痛切，而辭又甚真摯也。此外可稱漢代之產物，則爲無名氏之古詩十九首，蓋非一人一時之作也，除玉臺新詠以八首爲枚乘所作外，文心雕龍又以「冉冉孤生竹」一首爲傅毅之辭，漁洋詩話則定以爲西京之作，可決然無疑。然漢書藝文志不錄蘇李詩，隋志始有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而十九首果在蘇李以前，亦無從考；蓋漢志所錄，

詩歌凡二十八家，一百十四篇，其傳于後世者則甚少。今所可考者，如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司馬相如等及匡衡所更定之郊祀歌，班婕妤之怨歌行，蔡邕之飲馬長城窟，辛延年之羽林郎，宋子侯之董嬌嬈，蔡琰之胡笳十八拍，以及無名氏之爲焦仲卿妻作，陌上桑，鼓吹鏡歌曲，相和曲，瑟調曲，平調曲，清調曲雜曲等，故蘇氏東坡，疑蘇李贈答之詩爲僞，然後人考證，皆決爲漢代之產物也。東京以後，五言之詩，如班固傅毅以及徐淑秦嘉之贈答，蔡琰之幽憤詩，皆爲一時佳作，然氣格漸下，與西漢渾厚之風，蓋漸遠矣。

三 七言之始

漢武之時，東方朔已有七言之作，但今不傳，後世推爲七言之祖者，則爲武帝之柏梁詩。武帝之元封三年，柏梁臺成，令羣臣能詩者侍坐

，武帝賦首句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梁王襄繼之曰：「驂駕駟馬從梁來。」自襄而下，作者凡二十四人，至東方朔止，稱爲柏梁體，卽後世七言之始，而聯句之體，亦始于此。茲錄其詩于下：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襄）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總領從官柏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微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

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構榑相枝持，（大匠）批把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狗逐兔張罟罟，（上林令）鬻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東漢以來，七言之體，益復發達，故歐陽公言：「古七言詩自漢末，蓋出于史篇之體。」且當時無論五言七言，每多長篇，且有雜體如張衡（平子）四愁詩，蓋七言體中之創作也。茲錄其一首于下：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憂心煩勞？

〔按〕五言，七言雖始于漢，然考其源委，由來實遠，如召南行露之

什，孺子滄浪之歌，以及優施之暇豫歌，屈原之離騷，皆爲五言之濫觴，至若封，皇娥，白帝子，擊壤歌，以及句踐時之河梁歌，皆爲七言之濫觴。然後之論者，則皆斷自漢代，蓋炎漢以前，不過萌芽略具，體格猶未備也。卽六言之體，亦斷自漢武時董仲舒之琴歌，此漢代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四節 魏晉時之詩學

漢室傾覆爲三國，魏蜀吳相對峙，然吳與蜀，實無詩學之可言，而魏則曹氏父子，俱有文采，羣彥蔚集，一時稱盛。及司馬氏僭而爲西晉，則有阮籍以繼承建安之風，渡江以後，風骨益微，漸成六朝排偶之弊，茲分述之于下：

一 曹魏之詩學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以一世之雄，於兵馬倥傯之際，橫槊賦詩，音多鏗鏘，卽感興之作，辭亦雄勁，英雄氣概，自溢于行間，其短歌行，乃赤壁之役，月下橫槊之詩，最爲世所傳誦。茲錄于下：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此四言詩也，沈雄俊爽，時露霸氣，蓋孟德之詩，猶是漢音，于三百

篇外，別開生面，自子桓以下，則純乎魏響矣。子桓曹丕字也。初繼父爲丞相，後迫帝受禪，國號曰魏，是爲文帝。所作詩賦，以溫裕美瞻聞。而其詩則尤有文士氣，娟秀婉約，能移人情，一變乃父悲壯之習，其四言詩有善哉行短歌行，五言如雜詩芙蓉池作至廣陵于馬上作，七言如燕歌行諸篇，皆極有名，茲錄兩首于下，以見其詩之一斑。

▲雜詩 二首錄一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畱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燕歌行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羣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

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按〕雜詩恆爲自然，言外有無窮之感慨，而燕歌行一首，則句句用韻，掩抑徘徊，短歌微吟，有和柔巽順之意，讀之能令人油然相感，節奏之妙，殆不可思議矣。

文帝之弟爲陳思王（植封陳王，卒諡思）植，字子建，嘗七步吟詩，爲一代之文宗。梁鍾嶸詩品評陳思云：「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于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

之有黼黻。一其言雖不免推許過當，然植不僅爲三曹之第一，且不僅拔出建安諸子之上，更上接漢代，而下則六朝文學中之傑出也。茲錄七哀詩一首于下：

▲七哀詩

劉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鼻酸而哀，謂之七哀。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在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詩品列陳思于上品，列子桓于中品，而孟德獨在下品，又有人評孟德如驍將，子桓如美媛，子建如貴賓，從可知曹氏父子三人，子建當推獨步。蓋子建之詩，「五色相宣，八音朗暢，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

不逞博，蘇李以下，當推大家。（沈德潛語）

建安之末，曹氏父子俱好文學，因是鄴下文士雲集，當時有鄴下七子之目。所謂七子者，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是也。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應瑒字德璉，汝南人。劉楨字公幹，東平人。阮瑀字元瑜，陳畱人。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七子會聚鄴都，樽酒之間，賦詩言志，一時稱盛。謝靈運曰：「王粲爲秦川貴公之子孫，遭亂流寓，自多傷情。陳琳爲袁本初之書記，故述喪亂之事多。徐幹少無宦情，有箕隱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劉楨卓犖之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有驚奇。應瑒爲汝穎之士，世故流離，頗有飄薄之歎。阮瑀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孔融則早被禍難，懿名高列諸子，然視其臨終之詩，大類銘箴之語。

而已。此外如丁翊吳質，其詩亦有足述者。此曹魏時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二 西晉時之詩學

建安之風格，至晉而猶能傳其緒者，則爲阮籍。籍字嗣宗，元瑜之子，竹林七賢之一也。七賢者，山濤，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是也。而阮籍嵇康二人之詩，則實足爲正始（魏主芳年號）文學之中心。按阮籍之詩，超然深遠，于雄勁之中，有淵深之趣；蓋籍承建安之風格，含易老之玄味，故詩品云：「其源出于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也。」茲錄詠懷詩一首于下。

▲詠懷 二十首錄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

，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與阮籍並稱者，則有嵇康，康字叔夜，譙郡人，拜中散大夫，不就。好彈琴詠詩。其詩乏蘊藉之致，雖稍遜于阮，而志亦清峻，能自表清談者流之意。鍾嶸詩品以嗣宗爲上品，叔夜爲中品；且評叔夜之詩曰：「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末俗高流也。」茲錄雜詩一首於下，以見其詩之一斑。

▲雜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興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弦超子野，歎過絲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孰客英賢？與爾剖符。

文心雕龍明詩篇曰：「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一張潘左陸者，三張二陸二潘一左，皆太康（晉武帝）中之詩人也。其篇什之美，冠冕當時，卽其辭賦，亦足多也，茲就其詩而論之。二陸者，陸機陸雲是也。機字士衡，吳郡人，鍾嶸評其詩謂「其源出于陳思，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而沈歸愚則曰：「士衡詩亦推大家，然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蓋詩至太康之時，風氣又一轉變，專以對仗排偶爲工，詞旨敷淺，但尙塗澤；然士衡之詩如短歌行，隴西行，招隱詩等，未必盡尙堆垛也。其弟雲，字士龍，詩與士衡相伯仲。

三張之中，張載（字孟陽）張華，（字茂先）不及張協，（字景陽）詩品以孟陽詩遠慚厥弟，（景陽）列景陽爲上品。且謂「其源出于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亶亶不倦。」有七哀雜詩，其規範實出自枚乘之七發，曹植之七哀，不朽之作也。二潘者，潘岳及從子尼（字正叔）是也。岳字安仁，滎陽人。詩品稱岳之詩「源出於仲宣」然潘之詩，如翦彩爲花，絕少生韻。詩品又在士衡之下，其悼亡詩二首，格雖不高，而其情則甚深也。正叔與士衡嘗有贈答，文辭亦溫雅可誦也。

左思字太冲，臨淄人，其詞出于公幹，詩品稱其「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又謂「野于陸機，而深于潘岳，」一則似非篤論。

其雜詩招隱詠史諸作，均極有名。

西晉詩人，除上述外，尚有傅玄，傅咸，孫楚，曹摅，郭泰機等，總之此時代之詩，建安之風既微，六朝排偶之弊漸起，昔人謂晉詩如叢彩爲花，絕少生韻，士衡病靡，安仁病浮，二張病塞。語曰：「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此言可以藥晉人之病。

三 東晉之詩學

晉自渡江以後，貴黃老之學，故永嘉（懷帝）以後之篇什，理過其辭；如劉琨多感恨之詞，蓋越石（琨字）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至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稱爲中興第一。其遊仙詩，則辭多慷慨，坎壈咏懷，蓋佳作也。此外如王羲之、王獻之，俱以風流稱。至于晉末，能以恬淡之格調，歌清高之氣韻，則惟陶潛

，潛字淵明，名元亮，潯陽柴桑人。其詩清遠閒放，淵深朴茂，動合自然，亦真亦厚，誠卓絕千古之作也。沈歸愚謂淵明以名臣之後（晉大司馬侃之曾孫）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荆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有不獨步于千古者耶？茲錄其詩于下：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饑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

千載有餘情。

東晉詩人，除上述外，尚有謝混，吳隱之，惠遠，帛道猷，謝道韞諸人，其篇什亦都可誦，此東晉時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五節 南北朝時之詩學

王世懋曰：「古詩自兩漢以來，至曹子建出，而始見宏肆，多生情態，此爲一變。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猶未入以經語。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剪裁之妙，千古爲宗，此又一變。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變態已極，然七言猶以閒雅爲致。」茲將當時詩學之情形，分述于下：

一 南朝之詩學

宋代之詩，實開琢句彫辭之風，而創之者則爲謝靈運。靈運陳郡陽夏

人，龔康樂公，故世稱謝康樂，其詩與淵明並稱曰陶謝，然實不如淵明遠甚。蓋康樂之詩，刻意精工，辭旨繁富，而淵明之詩則質直自然，氣韻極高，此其不如陶也。若以比之建安，則彼全在氣象，而此則徹首徹尾，皆成對句，所以謝之詩，又不及建安諸子也。按靈運之詩，以遊山詩最工，然亦以遊山而罹罪網。族弟惠連，亦有文名，時稱大小謝。茲錄其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于下，以見其詩之一斑。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尙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與謝齊名者，爲顏延之。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詩品稱其詩「源出陸機，尙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一當元嘉（文帝）之時，詩名與靈運並稱曰顏謝，然顏實不及謝也。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而鮑照亦謂顏之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顏謝之高下，蓋可見矣，茲錄其北使洛一首于下：

▲北使洛

改服飭徒旅，首路踟險艱；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間。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在昔輟期運，經始闢聖賢。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椽，宮陛多巢穴，城闕生雲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陰風振涼野，飛雲翳窮天。臨塗未及引，置酒

慘無言，隱閔徒御悲，威遲良馬煩。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讐，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顏不如謝，而位于顏謝之間，則有鮑照，照字明遠，其所著古樂府甚遒麗，杜甫以其詩與庾信並稱，詩品稱其詩「源出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曼，骨節強于謝混，驅邁疾于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此外若謝惠連，袁淑，謝莊，沈慶之，湯惠休，陸凱，王微，王僧達，吳邁遠，何承天，鮑令暉，皆宋代之詩人也。

齊代永明之體，較諸宋之元嘉，尤為纖麗，其中詩人，最可傳者，則為謝朓。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嘗為宣城太守，故亦稱謝宣城。其

詩李白獨心折之，故後人評眺之詩，有全篇似唐人之語。詩品稱其詩「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道，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端，而未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總之玄暉之詩，能清而不能厚，則其短也。茲錄其京路夜發一首于下：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莽，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復，山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躬每踟躕，瞻恩惟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齊之詩人，除謝朓外，如王融（字元長）如沈約（字休文）如陸厥（字韓卿）如張融（字思光）如孔稚圭（字德璋）皆名盛一時，而沈休

文復創「四聲」「八病」之說，「四聲」者，平，上，去，入是也，（著有四聲譜一書，詳說見音韻常識）「八病」者，「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是也。然其說僅足以範近體，而古詩則不就其拘束也。休文既創此說，是以其詩極爲拘滯，惟聲律格調之是尙，一意鏤刻，全乏溫柔敦厚之旨矣。此南齊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梁武帝蕭衍，與竟陵八友（齊武帝第二子蕭封竟陵王，與王融，謝朓，任昉，沈約，陸倕，范雲，蕭琛，號爲竟陵八友）同事于齊，而衍獨際遇時會，自致大位，諸賢亦並在輔佐，故蕭梁一代，詩學最爲發達，然而風格日卑，君臣贈答，惟工豔情，顧骨力雖薄，而皆諧和聲病，實開唐律之先路。

當時詩最精巧者，則推何遜，遜字仲言。東海郟人。八歲能賦詩，弱

冠舉秀才。沈約謂之曰：「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蓋仲言之詩，雖乏風骨，而情詞宛轉，淺語俱深，宜爲沈范（范雲）所心折也。茲錄其詩一首于下：

▲贈諸游舊

弱操不能植，薄枝竟無依，淺智終已矣，令名安可希？擾擾從役倦，屑屑身事微；少壯輕年月，遲暮惜光輝，一塗今未是，萬緒昨如非。新知雖已樂，舊愛盡睽違，望鄉空引領，極目淚沾衣。旅客長憔悴，春物自芳菲；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無由下征帆，獨與暮潮歸。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嘗夢筆生花。詩文華茂閑美，頗能修飾，齊梁之英也。然風骨不高，晚節才思又復減退，世有江郎才盡之語。

茲錄其詩一首于下：

▲望荆山

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
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霑衣裳。
玉柱空掩露，金尊坐含霜；一聞苦寒奏，再使豔歌傷。

武帝父子，俱善詩辭，昭明太子（名統）嘗成文選三十卷。三子簡文帝（名綱）其詩尤爲輕豔，當時號爲宮體，茲錄其一首于下，以見其詩之一斑。

▲折楊柳

楊柳亂成絲，攀折上春時。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城高短蓬發，
林空畫角悲，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

除上述外，如吳均，張率，范雲，邱遲，庾肩吾，王籍，劉峻，王筠，劉孝綽輩；皆佼佼一時，而鍾嶸復有詩品之作。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其品評古人五言詩，分爲上中下三品，尤爲精確；與劉勰之文心雕龍，同爲後世詩文評書之宗。

自梁入陳，輕靡之風益甚，其風格蓋視梁又降焉。後主（陳叔寶）荒淫，日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作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究其大旨，則無非美婦女之豔色而已。當時詩人如徐陵，陰鏗，周弘讓，周弘正，江總，張正見，何胥，姚察諸人，皆一時之選也。而徐陵則有玉臺新詠之編，所集皆漢魏六朝之詩。按徐陵字孝穆，東海人。爲陳一代文宗。其詩緝裁巧密，頗多新意，茲錄一首于下：

▲出自薊北門行

薊北聊長望，黃昏心獨愁。燕山對古剎，代郡隱城樓。屢戰橋恆斷，長冰塹不流。天雲如地陣，漢月帶胡秋。漬土泥函谷，按繩縛涼州。平生燕頷相，會自得封侯。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善五七言詩，惟傷于浮豔，我人讀之，當略其體裁，識其名句足矣。茲錄其七言古詩一首于下：

▲閨怨篇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窗前。池上鴛鴦不獨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獨眠。遼西水凍春應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及早度，照妾桃李片時妍。

二 北朝之詩學

北朝詩學，雖稍有勁幹之風尚，然文學之士，實寥寥也。北魏北齊，

殆無足述，其能稍見風骨者，惟北周庾信而已，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梁之散騎常侍中書令也，信嘗使魏，遂居北方，後仕于周，其詩與徐陵齊名，時稱南徐北庾。丹鉛總錄曰：「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蓋其詩琢句中復饒清氣，惜少風骨耳。茲錄擬詠懷一首于下：

▲擬詠懷 八首錄一

疇昔國士遇，生平知己恩；直言珠可吐，甯知炭可吞；一顧重尺璧，千金輕一言。悲傷劉孺子，悽愴史皇孫；無因同武騎，歸守霸陵園。

〔按〕北朝詩人，雖無足述，然北魏如溫子昇，（字鵬舉）魏收，（字伯起）邢邵；（字子才，與收稱大邢小魏）北齊如顏子推；（字

介）北周如王褒；（字子淵）亦皆差強人意，執當時文壇之牛耳者也。北史文苑傳序曰：「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齊武帝）天監（梁武帝）之際，太和（東晉帝奕）天保（北齊文宣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于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此數語于南北朝詩學，可謂得概括之批評矣。

第六節 隋唐時之詩學

詩自漢魏以降，彫鏤弊生，織工侈靡，相效成風；然至于隋而風氣轉

振，漸有復古之意；漢魏遺音，微露端倪，至于唐而詩道大振，體例無一不有，格調無一不備，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村夫野老，殆無一不能詩也，嘗攷當時之作家，則有二千三百餘人，總其篇數，則有四萬八千九百餘，（據全唐詩所載）而其間湮沒不傳者，尙不知其若干也，詩學之盛，殆無出其右矣，茲分述之于下：

一 隋代之詩學

詩至於隋，風氣漸變，煬帝窮極奢靡，流連聲伎，其清夜遊等曲，直與後主之後庭花難分伯仲，淫豔刻飾，依然六朝之面目，然如飲馬長城窟，白馬篇等，氣概豪健，頗有雅正之音，然骨力猶未能振起，蓋風格初成，菁華未備之故也。茲錄其飲馬長城窟一首於下：

▲飲馬長城窟行示從征羣臣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橫溪築長城。豈台小子智，先聖之所營。樹茲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秉武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相沒，原野窮超忽；搃金止行陣，鳴鼓興士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巖驛馬上，乘空烽火發。借問長城侯，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闕。釋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律體之詩，始于沈約聲病之說，而成于陳隋之際。按隋代詩人。如薛道衡，楊素，虞世基，王胄等，雖猶上承徐庾之風，而風氣已轉，律詩之體，大爲進步。唐之沈宋體，實于此時已開其端倪矣。

楊素字處道，汾陽人，武人亦復奸雄，而詩格清遠，轉似出世高人，

真不可解。茲錄其山齋獨坐一首于下：

▲山齋獨坐贈薛內史 二首錄一

巖壑澄清景，景清巖壑深。白雲飛暮色，綠水激清音。澗戶散餘彩，山窗凝宿陰。花草共繁映，樹石相陵臨。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寂寂幽山裏，誰知無悶心。

薛道衡字玄卿，河東汾陰人。詩極清美，所作篇什，南人多吟誦之。昔昔鹽（昔昔猶夜夜也；鹽，引之轉而譌也）敬酬楊僕射山齋獨坐，人日思歸等篇，尤爲傳誦人口，茲錄其一首于下：

▲人日思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徐陵稱爲今之潘陸。其詩悽切清潤，世

以爲工。微時，傭書養親，嘗爲五言詩以見意。煬帝卽位，爲通直郎直內史，時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見世基，乃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茲錄其詩一首于下：

▲入關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

王胄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以文詞爲煬帝所重，帝嘗曰：「氣高致遠，歸之于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茲錄其別周記室一首于下：

▲別周記室

五里徘徊鶴，三聲斷絕猿。何言俱失路，相對泣離樽。別路悽無已，當歌寂不喧。貧交欲有贈，掩涕竟無言。

二 唐代之詩學

詩至于唐，菁華極盛，體製大備。而考其詩學進步之迹象，又可分爲四時期：自唐高祖武德元年，以至立宗開元初，凡一百年，謂之初唐。自立宗開元元年，以至代宗大歷初，凡五十餘年，謂之盛唐。自代宗大歷元年以至文宗太和九年，凡七十餘年，謂之中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以至昭宗天祐三年，凡八十餘年，謂之晚唐，茲分述之于下：

「一」初唐之詩學 唐繼隋興，文學極爲發達，而以詩學爲尤盛。然初唐之時，踵陳隋之後，所謂猶有梁陳宮掖之風也。如唐初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猶不免，其體之豔冶，有六朝之風韻，至陳子昂出，始一掃其風。王阮亭曰：「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者，陳伯玉之力最大。」及沈佺期宋之問出，而近體起，所謂沈宋增麗，變態

未極，致七言猶以閒雅出也。按初唐詩人，如王績、李百藥、陳叔達、袁朗、孔紹安，皆爲陳隋遺彥，詩名亦盛極一時；而魏徵、虞世南、許敬宗、褚亮、長孫無忌之徒，亦皆能詩，然不與四傑並稱也。當時又有上官儀者，字游韶，陝州 陝人。仕高宗朝。嘗謂：「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一送酒東南去，迎琴西北來是也；二曰「異類對，一風織池間樹，蟲穿草上文是也；三曰「雙聲對，一秋露香佳菊，春風馥麗蘭是也；四曰「疊韻對，一放蕩千般意，遷延一介心是也；五曰「聯綿對，一殘河若帶，初月如眉是也；六曰「雙擬對，一議月眉欺月，論花頰勝花是也；七曰「回文對，一情新因意得，得意因新情是也；八曰「隔句對，一相思復相憶，夜夜淚沾衣，空歎復空泣，朝朝君未歸是也。」（見詩苑類格）自太宗好宮體以後，游韶更立六對之法，至沈宋而又加

精切，於是律體詩之法度，益行嚴明矣。其所作詩文，謂之上官體。初唐詩人，其能特起于四傑沈宋之間，近掃齊梁之俳優，上追建安之風格，則惟陳子昂。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其身價可知，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盡脫六朝之弊，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今錄其五古二首于下：

▲感遇詩

深居觀元化，悱然爭朶頤；羣動相啖食，利害紛噉噉。便便夸毗子，榮耀更相持。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矣行採芝，萬世同一時。

幽居觀大運，悠悠念羣生；終古代興沒，豪聖莫能爭。三季淪周赧，七雄滅秦嬴；復聞赤精子，提劍入咸京；炎光既無象，晉虜復縱

橫·堯禹道已味，昏虐勢方行；豈無當世雄，天道與胡兵。咄咄安可言，時醉而未醒；仲尼溺東夏，伯陽遁西溟。大運自古來，旅人胡歎哉？

繼子昂而起者有張九齡，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王士禛謂「唐五古詩凡數變，自陳拾遺（子昂嘗官右拾遺）奪魏晉之風骨，變梁陳之俳優，而張曲江爲之繼。」蓋唐初五言古雖漸趨于律，而風格猶未遒勁，至陳正字（子昂嘗爲靈臺正字）起，而詩品始正；張曲江繼之，而詩品乃醇矣。

唐代律詩之體，至沈宋而完成。藝苑卮言曰：「五言至沈宋，始可稱律，律爲音律法律，天下無嚴于是者。知虛實平仄不得任情，而法度明矣。二君正是敵手，排律用韻穩妥，事不旁引，情無牽合，當爲最

勝。一按沈佺期字雲卿，內黃人，中宗朝，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七言詩尤爲善長。宋之問字延清，汾州人。武后朝與楊炯分直習藝館，與佺期同附二張（張易之張昌宗）以進，有才無行，爲世人所唾棄，然其詩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開近體律詩之新聲，然徒拘拘于字句聲律之間，則其短也。茲錄宋之五古，沈之七律，各一首于下：

▲宋之問題老松樹

歲晚東巖下，周顧何悽惻？日落西山陰，衆草起寒色。中有喬松樹，使我長歎息；百尺無寸枝，一生自孤直。

▲沈佺期古意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教

明月照流黃。

此外詩人如李嶠，杜審言，蘇味道，崔融輩，當時號爲文章四友；而劉希夷則好爲宮體，富嘉謨與吳少微則稱富吳體，賀知章張若虛輩，則爲初唐之殿，而張若虛尤能以豐富之思想，瑰麗之筆墨，進排初唐輕靡之調，放最後之光彩，其所作春江花月夜一首，句麗而思巧，亦初唐詩中可珍貴之作品也。其餘詩人尙多，不能一一盡述。

〔2〕盛唐之詩學 唐開元天寶之際，文運最盛，蓋至此時，已造其極，而李白杜甫，並復出于其間，左右一代之文運，使唐代詩學，呈一空前絕後之觀，洵盛唐詩人之代表也。漁洋詩話曰：「盛唐諸公五言之妙，多本阮籍，郭璞，陶潛，謝靈運，謝朓，江淹，何遜；邊塞之作，則出鮑照，吳均也。唐人于六朝率攬其菁華，汰其蕪蔓，可爲學

古者之法；蓋自陳子昂追建安之風，開元之際，則張曲江繼之，李太白又繼之，沈宋集律體之成，而王孟高岑，益爲華瞻，子美兼擅古律，是盛唐之宗矣。」

李白字太白，隴西布衣也。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後人因稱爲李謫仙。其詩如天馬行空，不受拘束，極變幻之妙，造神化之極，英思壯采，眩目驚心，一振前代靡靡之習，遂爲詩道開一絕大局面。青蓮居士，酒仙翁，皆其自號也。玄宗時嘗供奉翰林，專掌密命，顧性嗜酒，每遇撰述，則方在醉中，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卽秉筆立成。開元中興慶池東沈香亭前牡丹盛開。勅李白進清平調三章，時宿醒未解，援筆卽成。乞歸後，浮遊四方。與杜子美結交最深，嘗有沙邱城下寄杜甫詩一首，茲錄于下：

▲沙邱城下寄杜甫

我來竟何事·高外沙邱城，城邊有古樹，日久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太白之古樂府如烏夜啼，襄陽曲，鳴皋歌皆杳冥恂恍，縱橫變幻，尤極才人之能事·至其五七言律詩，筆力亦縱橫馳騁，氣象雄逸，茲各錄一首于下：

▲塞下曲 三首錄一

塞虜乘秋下，天兵出漢家·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劍花·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登金陵鳳凰臺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凰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

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
不見使人愁·

太白之五七言絕，最爲神妙，氣概揮斥，有迴颯掣電，縹緲天際之概
·茲亦各錄一首于下：

▲夜思

牀頭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春夜雜陽聞笛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東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
園情·

杜甫字子美，杜陵人，詩壇雙星之一也·少貧不自振，開元末舉進士
，不中第，爲落第秀才，落魄長安，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

· 肅宗時官右拾遺。棄官後，流落不遇，後依嚴武于劍南，武卒，客遊四方以卒。其詩多指陳時事，故人稱爲「詩史」；又以其詩包羅衆有，集詩之大成，故亦稱「詩聖」。王世貞曰：「李杜光燄千古，人人知之。」又曰：太白以氣爲主，以自然爲宗，以俊逸高暢爲貴；子美以意爲主，以獨造爲宗，以奇拔沈雄爲貴。其歌行之妙，詠之使人飄揚欲仙者，太白也；使人慷慨激烈歔歔欲絕者，子美也。選體太白多露語率語；子美多穉語累語，置之陶謝間，便覺僖父面目。」又曰：「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聖矣。五七言絕太白神矣，七言歌行聖矣，五言次之。太白之七言律，子美之七言絕，皆變體，間爲之可耳，不足多法也。」且杜甫之詩，多悲時事，怨不辰之作，蓋子美最深於情；其情不能離世間，其性卽不能超絕俗事，乃發爲忠

君之情，懷鄉之念，眷戀骨肉，情常鬱鬱，故不能爲樂天之士，每激于物，輒慷慨淋漓，作不平之音也。茲摘錄其各體詩各一首于下：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卽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茆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送韓十四江東觀省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
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
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
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歸雁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
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
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

回聞。

綜觀李杜之詩，其性行，其思想，其詞章，全然相反也。李則「詩仙」，「杜則「詩聖」；「李爲出世之想，杜爲涉世之想；李爲理想派，杜爲實際派；李受道教之感化，杜受儒道之教澤；李以氣勝，而杜以情勝，李詩一氣呵成，杜則苦心經營；蓋一稟南人之性情，一具北人之氣概，故其詩一爲縹緲，一爲沈鬱，一如海洋，一如山嶽也。總之兩人之詩，一以才勝，一以工勝，各自成家也。

李杜稱爲詩壇之雙星，而當時除雙星之外，尙有無數之小星，各放光芒，以點綴盛唐之詩壇者，如王維（字摩詰，隱居輞川）之清遠，孟浩然（與王維並稱王孟）之冲淡，高適（字達夫）岑參（嘗爲嘉州刺史，故亦稱岑嘉州）之雄壯激越，（王孟高岑，並稱爲四唐人）而崔顥以風骨凜然著，王昌齡（字少伯，稱詩天子）以緒密思清稱，儲光羲以素朴

負時譽。其他如賈至、常建、李頎、丘爲、王之渙、王翰、王灣（以江南意一篇推爲詩人）、元結（字次山，選篋中集）等，亦皆一時之詩傑也。

〔3〕中唐之詩學 杜工部之詩，多作于大曆之間，故中唐之詩人，多及與盛唐詩人相唱和，當大曆之時，如韋應物（嘗爲蘇州刺史，故亦稱韋蘇州）則以高雅閒淡稱，人比之陶淵明；如劉長卿（字文房）則五言詩尤妙，權德輿稱爲五言長城，然體不新奇，僅能鍊飾耳。他如顧况、秦系、皎然（釋）、嚴維之流，皆在大曆十才子之外也。

大曆十才子者，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湣，夏侯審，李端（十才子傳聞不一，今據新唐書藝文傳）是也。諸人皆以詩齊名，而五言詩尤善，於韋劉以外，別成一派，就中盧綸之詩，如三河少年等篇，文宗尤爲賞識。李益與李賀齊名，每一篇成

，樂工爭求取之，其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圖繪。韓翃之詩，如芙蓉出水，朝野皆珍之，寒食詩中有「春城無處不飛花」一句，極爲著名。然其絕句實不如李益。（時有兩韓翃，其一爲刺史）錢起之詩，體製新奇，理致清贍。此外諸子，亦不相上下。總之當時之詩，音調纖微，少渾成之致，宜嚴滄浪謂大曆以來詩，目之爲小乘禪也。至元和（憲宗）長慶（穆宗）之時，詩學中興，始復開元天寶之盛，其時採詩法于杜，而以奇險雄豪稱者，則爲韓愈。愈字退之，世居昌黎，故亦稱韓昌黎，昌黎之詩最著者在古詩，而古詩中最可傳者，則爲元和聖德詩，石鼓歌，月蝕詩，南山詩等篇。然以險奇特甚，往往流于晦澀，則其弊也。又嘗與孟東野等，肇「聯句」之長篇。與愈同時者，有柳宗元，宗元字子厚，嘗爲柳州刺史，世人因稱柳柳州。「其

詩學編明，得其峻潔，而其長于哀怨者，蓋彼之境遇也。」（沈德潛語）同時從愈遊者有孟郊、張籍，師事愈者，有李翱、賈島等，皆以詩名。然當時之詩，猶未變也。其以流麗之筆，一變昌黎矯健之風者，則有白樂天。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晚居香山，因號香山居士。爲詩多諷喻之作，文辭淺顯，老嫗能解。初與元稹酬詠，互相次韻，詩之和韻者自此始。當時號爲元白。又與劉夢得齊名，故又稱劉白。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爲當路所忌，遂被擯斥。清高宗評其詩曰：「蓋根柢六義之旨，不失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然樂天之詩，其所尙，在平易，易則入俗，故有白俗之諺，其詩風行當世，上自王公卿相，下至野人田婦

，無不愛誦之。其詩中之最爲出色者在古體，而在古體之中以長恨歌，琵琶行，遊悟真寺爲最。長恨歌八百四十字，琵琶行六百十六字，遊悟真寺二千五百八十字，可謂稀有之作品。茲錄長恨歌一首于下：

▲長恨歌

漢王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

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天旋地轉迴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西宮南苑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

監青娥老。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鐘鼓初長夜，
耿耿星河欲曙天。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悠悠生死別
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爲感
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
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
膚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
使，九華帳裏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髻半
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
渺茫，昭陽殿裏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

長安見塵霧。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釵堅，天上人間會相見。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與樂天同在元和長慶間齊名者，則爲元稹。稹字微之，河南人。長于詩，與白樂天相埒，時號元白體。當時江河間爲詩者，競相倣效，然力既不足，才復不逮，致多支離褊淺之辭。稹有詩千餘首，世有元輕白俗之稱。其連昌宮詞與長恨歌齊名，茲錄之于下：

▲連昌宮詞

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又有牆頭千葉桃，風動落花紅

簌簌·宮邊老人爲予泣，小年進食曾因入。上皇正在望仙樓，太真同凭欄干立；樓上樓前盡珠翠，炫轉熒煌照天地；歸來如夢復如癡，何暇備言宮裏事。初屆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烟宮樹綠。夜半月高絃索鳴，賀老琵琶定場屋。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須臾覓得又連催，特敕街中許然燭；春嬌滿眼睡紅綃，掠削雲鬟旋裝束；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涼州徹，色色龜茲轟陸續；李暮壓笛傍宮牆，偷得新翻數般曲。平明大駕發行宮，萬人鼓舞途路中，百官隊伍避岐薛，楊氏諸姨車門風。明年十月東都破，御路猶存祿山過；驅令供頓不敢藏，萬姓無聲淚潛墮。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閉樹宛然。爾後相傳六皇帝，不到離宮門久閉；往來年少說長安，元武樓成

華萼廢。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門開暫相逐。荆榛櫛比塞池塘，狐兔驕癡緣樹木；舞榭敲傾基尙存，文窗窈窕紗猶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蛇出燕窠盤鬥棋，菌生香案正當衙。寢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示傍人因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自從此後還閉門，夜夜狐狸上門屋。我聞此語心骨悲，太平誰致亂者誰？翁言野父何分別，耳聞眼見爲君說。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變理陰陽禾黍豐，調和中外無兵戎，長官清貧太守好，揀選皆言由至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宮中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痂。今皇神聖丞相明，詔書纔

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甯。年年耕種宮前道，今年不遺子孫耕。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

中唐詩人有名者，其數實不少，如劉禹錫（字夢得）與元白唱和之作極多，嘗作楊柳枝詞，是爲後世竹枝詞之始。而李長吉以鬼才聞，壽雖不永，而其詩之怪奇，亦足爲中唐詩學中放一異彩也。

〔4〕晚唐之詩學 晚唐詩風委靡不振，所謂國家將衰，則繁聲促節，柔態商音，又形于文字之間，今古同然，不獨晚唐而已也。當時詩人如杜牧，字牧之，太和（文宗）二年進士，爲人剛直有奇節，詩豪而豔，尙無晚唐之風氣，時人稱之爲小杜。茲錄其七言絕句江南春一首于下：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太原人。其詩穠麗，然無行，多作側辭豔曲。與溫齊名者，則爲李商隱，世稱溫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開成（文宗）中進士。其詩甚典贍，或謂其學老杜。宋楊大年等宗之，名西崑體。其詩間有豔體及狎昵之作。又溫庭筠，李商隱與段成式俱行十六，故當時有三十六體之稱。茲錄溫李之詩各一首于下：

▲溫庭筠 瑤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李商隱 宮妓

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門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
偃師。

杜溫李三人之詩，爲晚唐中之佼佼者，其餘如鄭谷，如許渾，亦爲一時之選，而韓偓好爲縟綺之詞，創香奩體。皮日休與陸龜蒙亦時相唱和，其唱和詩中有吳體，其七律中之拗體乎？他如司空圖，方干，尙格律之詩。杜荀鶴詩稱晚唐格，著有唐風集。與尙格律一派不同。江東三羅（羅鄴，羅隱，羅虬）亦並以詩名。此外如曹唐，胡曾，陳陶輩，體格益卑下，其餘作者紛紛，然皆無足述矣。此唐代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七節 宋代之詩學

五代詩文，均無足觀。至于宋初，西崑體大盛，歐陽修梅聖俞出而矯

其弊，或宗韓李，或宗老杜。至江西派出而詩又一變。南渡以後，初承江西之緒，繼效晚唐之體，於是繼屠龜獮之習，危苦急迫之音，又漸起矣，茲分述之于下：

一 北宋之詩學

歐陽修六一詩話曰：「國朝浮屠以詩名于世者九人，（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峩眉懷古，淮南惠崇）故時有集號九僧。」按九僧之詩，實爲西崑體之導源；而當時徐鉉之詩，亦猶有唐音。至太宗時則有楊億（字大年）劉筠（字子儀）錢惟演（字希聖）三人，互相唱和，尙格調，鍊藻才，一以義山爲法。其唱和之詩，編而敘之，曰西崑酬唱集，共十七人，二百五十首，（佚二首）皆近體詩也，時人爭效之，於是詩體一變。

同時如王禹偁則學長慶，號爲白體；寇準林逋魏野潘闓則師晚唐，號爲晚唐體；是皆另闢蹊徑，與西崑體不同，然其勢力，遠不如西崑。及蘇子美兄弟（蘇舜欽字子美，其兄舜元字才翁）梅堯臣（字聖俞）出，而詩體又一變。六一詩話曰：「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蓋二人之詩，皆有老杜之風，一時詩壇，靡然向風，足矯晚唐萎靡之病，茲錄二人之五言律各一首于下：

▲蘇舜欽和解生中秋月

不爲人間意，居然節物清。
銀塘通夜白，金餅隔林明。
醉客樽前倒，棲鳥露下驚。
悲歡古今事，寂寂墮荒城。

▲梅堯臣泛溪

中流清且平，捨楫任舟行。漸近鷺猶立，已遙村覺橫。何妨綠樽滿，不畏晚風生。屈賈江潭上，愁多未適情。

蘇梅而外，惟歐陽修能崛起爲雄，力復古格，一變而爲李白韓愈之詩，有廬山高，明妃曲二篇，爲其最得意之作；嘗曰：「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爲，唯杜子美能之；至其前篇，子美亦不能爲，唯吾能之也。」茲錄明妃曲于下：

▲明妃曲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漢計已成拙，女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其後王安石亦有明妃曲，但荆公之詩，絕句尤工；而暮年所作小詩，亦幽雅精絕。惟以愛講詩律，重其小者而忽其大者，是其短也。與安石同時之詩人，尙有三蘇。三蘇者：蘇洵及其二子軾轍是也。洵字明允，眉山人，或稱爲老蘇，其詩篇不多，蓋非其所長也。軾字子瞻，號東坡，或稱爲大蘇。其詩學杜，而出其範圍，蓋欲云盡云，筆力英爽，其飄逸處，則又有李白之風。趙甌北云：「清明要鍛鍊，方得鉛中銀；然東坡詩實不以鍛鍊爲工，其妙處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著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獨絕也。」其弟轍，字子由，號穎濱，或稱爲小蘇。其詩遠非東坡之比，雖溫雅高妙，如佳人獨立，然姿態易見也。故三蘇之中當推子瞻詩爲尤高，能逸出唐詩規模，而又參用佛典，則以其兼通釋氏之故也，茲錄其七言古詩一首于下：

▲虔州景德寺榮師湛然堂

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灰槁照不滅。方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妙湛總持不動尊，默然真入不二門。語息則默非對語，此話要將周易論。諸方人人把雷電，不容細看真頭面。欲知妙湛與總持，更問江東三語掾。

當時遊于蘇門者，有黃庭堅，秦觀（字少游）晁補之（字無咎）張耒（字文潛）四人，號稱蘇門四君子（或稱四學士）而四家中之尤者，則爲黃庭堅。庭堅字魯直，號山谷，因謫居涪州，故又號涪翁。其詩與東坡齊名，號稱蘇黃。又以其爲江西分甯人，後人推爲江西詩派之祖。按山谷之詩頗奇崛，一語不苟，務避俗臭，而又出以音節和諧，風調圓美，是其所長；至若鍊句刻意，務求新奇，則其本色；惟以格尙

峭拔，故其詩弊在失之自然，而爲有意求工。所謂熊蹯雞跖，筋骨有餘，而肉味絕少，終乏詩之風味也。蓋山谷受性理之影響，故其詩亦多陷于說理者也。茲錄其五言古詩一首于下：

▲題竹石牧牛

野次小崢嶸，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覈棘。石吾甚愛之，勿遺牛礪角。牛礪角尙可，牛鬥殘我竹。

江西詩派之名，創于呂本中，本中字居仁，河南人。自言傳衣鉢于江西，乃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豫章（黃山谷）以降，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覲，王直方，僧善權，高荷二十五人，以爲法嗣，而以

己爲殿，謂其源流皆豫章也。按宗派圖，實根據唐末張爲之主客圖，彼以一人爲主，而分列餘爲入室；此以一爲宗，而以餘人爲法嗣，有何異乎？惟所列二十五人，爲時稱道者，不過數人而已。本中除宗派圖外，著有東萊詩集，其詩如散聖安禪，自能奇逸，惟暮年則詩多啞耳。

二十五人中如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號后山）韓駒（字子蒼）諸人，皆以能詩名。至靖康（欽宗）以後，北宋詩人，則惟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獨宗山谷，其未列入詩派圖中者，則以與義之生，較元祐諸人爲稍晚耳，此北宋詩學變遷之情形也。

二 南宋之詩學

北宋元祐（哲宗）以後之詩，惟蘇黃二體而已，而江西派，至南宋而

猶盛；蓋南宋以後，詩人莫不推陸游，尤袤（字延之）范成大（字致能，號石湖）楊萬里（字廷秀）四人，號爲四大家，四人之詩，雖不列于江西詩派中，而實則統于山谷；蓋皆取法于曾幾，而幾則宗山谷者也。四人之詩，尤袤之梁溪集久佚，（今存尤侗所輯一卷）無從論定。

• 楊萬里誠齋詩集，時有奇峭之筆，惟太粗豪耳。• 范成大石湖詩集，冠冕佩玉，度騷婉雅，可與陸游相頡頏。• 游字務觀，號放翁。• 尤楊范皆紹興（高宗）中進士，而游則隆興（孝宗）中進士，故出身較晚，然其詩則尤爲佼佼。且游身丁亂世，故所吟咏，多感染時事，而有慷慨悲憤之意。所著劍南詩稿，有一萬餘首，趙甌北評其詩曰：「放翁之工夫精到，而出語自然老潔，他人數言不能了，彼只用一二語了之。」又曰：「才不過蘇東坡，而詩實能過蘇。」宜放翁之爲一大宗也。

·按放翁之詩，尤長于七言近體，今錄其詩于下：

▲村東晚眺 二首錄一

飽食無營過暮年·筇枝到處一蕭然·
清秋欲近露霑草，新月未高星滿天·
遠火微茫沽酒市，叢蒲窸窣釣魚船·
哦詩每憾工夫少，又廢西窗半夜眠·

▲梅 二首錄一

三十三年舉眼非，錦江樂事祇成悲·
溪頭忽見梅花發，恰似青羊宮裏時·

南渡後之詩人，其能不蹈江西派之統緒，而力矯當時粗澀之病者，則有永嘉四靈·四靈者，徐照（字道暉，一字靈暉，號山民）徐璣（字文淵，一字致中，號靈淵）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

號靈秀）是也，四人皆永嘉人，時號四靈詩派，俱推轂于葉適。（字水心）詩皆效晚唐，長于五言近體，雖風調流麗，然刻意雕琢，取徑太狹，終不免破碎尖酸之病也。

除四靈效晚唐外，尚有嚴滄浪宗盛唐。按滄浪名羽，著有滄浪詩話，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敘述頗有條理，爲詩話中之最佳者；且開用禪理說詩之例。至於宋末，則有謝翱（字臯羽）刻意擬古，頗負盛名，有晞髮集傳世。而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則又流入怪詭。至於元初，復有宋遺民浦陽吳潛（字潛齋）約諸鄉老，爲月泉吟社，命題賦詩，約期交卷，由謝臯羽等評鹭甲乙，當時以羅公福（連文鳳之託名，有百正集）爲第一。所謂宋遺民詩體是也。宋人作詩多言法，故詩話亦以宋爲最盛，當時詩話之最著者；除嚴羽

之滄浪詩話外，歐陽修有六一詩話，陳師道有後山詩話，胡仔有茗溪漁隱叢話，楊萬里有誠齋詩話，此外著述尚多，不能一一盡述，此宋代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八節 金元之詩學

詩至于宋，其體例之變幾盡，金元又以異族入據中土，故當時詩學甚衰，一無足取。其差強人意者，則有元遺山虞道園等，然大都悲壯纖麗，僅足以續唐宋之緒，其能於詩壇上放異彩者，蓋寥寥不數觀也。

一 金代之詩學

遼衰而金起，直入中原。致宋偏安南都，金因襲宋之文教，故世宗章宗兩朝，文物尚盛，當時詩人如宇文虛中，蔡珪，党懷英，周昂，趙秉文，王庭翰等，然皆不出蘇黃之外。藝苑卮言謂金之詩「直于宋而

傷淺，質于元而少情。」則金詩之價值，可以知矣。當時稱一代詩宗，能力矯南渡詩人之習，而無江西詩派生拗粗獷之失者，則爲元遺山。名好問，字裕之，遺山其號也。七歲能詩，見知于閑閑公。（趙秉文）嘗詠箕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謂自少陵以來無此作，以書招之，于是名震京師。金亡後，卽不復出仕。每以著作自任，作中州集百餘卷。所搜皆金人詩也。其詩興象深遠，風格適上，雖未能超出唐宋詩人之上，然其古體構思窅渺，十步九折，尙單行而少偶句，非如山谷之開場便用對仗；七言律詩，沈摯悲涼，自成格調，可以直追少陵，蓋以生長朔北，又值社稷滅亡之時，故其所發，悲壯激越，多感愴之作也。郝經評其詩曰：「以雅言之高古，雜言之豪宕，足以繼坡谷。」茲錄其五古七律各一首于下：

▲箕山

幽林轉陰厓，鳥道人跡絕。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黃屋貴，物外祇自潔。尚厭一瓢喧，重負甯所屑。降衷均義稟，汨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齊安用薛。干戈幾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夷齊采薇蕨。至今陽城山，衡華兩邱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悠悠送孤月。

▲橫波亭爲青口帥賦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邱。疎星淡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倚劍長歌一杯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二 元代之詩學

元初詩人有趙孟頫。（字子昂，號松雪）詩極工雋逸麗。稍後則有虞，楊，范，揭四家。虞集字伯生，號道園，其詩自比漢廷老吏。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謂其詩「藏鋒斂鐔，出奇制勝，如珠之走盤，馬之行空，始若不見其妙，而探之愈深，引之愈長。」楊載字仲弘，其詩清思不如范，秀韻不如揭，權奇飛動不如虞，然當時道園稱其如百戰健兒。范梈字亨父，別字德機，其詩如唐臨晉帖，蹉跎宕逸而有遠情。揭奚斯字曼碩，其詩清麗婉轉，如美女簪花。四家之詩，源本江西，而一變其麤獷爲清麗，虞集則尤近唐人，茲錄其七言律詩一首于下：

▲費無隱丹室

碧雲雙引樹重重，除卻丹經戶牖空，一徑綠陰三月雨，數聲啼鳥百花風。年深不記栽桃客，夜靜長留賣藥翁。幾度到來渾不語，獨依

秋色數歸鴻。

虞，楊，范，揭四家之外，則有張翥（字仲舉，號蛻巖）薩都刺（字天錫，號雁門）諸人，其詩皆流麗清婉，與四家不同；而天錫以蒙人而尤長于情，巧爲宮詞，有雁門集。茲錄一首于下：

▲贈彈箏者

銀甲彈冰五十絃，海門風急雁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揚子江頭月滿船。

此外能與伯生並稱者，則有劉靜修；李東陽稱其詩爲「高牙大纛，堂堂正正，攻堅而折銳，則劉有一日之長。」又有道士張伯雨者，著有句曲外史詩集，亦與伯生諸人時相往還，他若吳萊（字立夫，著有淵穎集）倪瓚（字元鎮，號雲林）亦皆能詩，然皆近于纖，則元代詩家

之通病也。最後則有楊維禎，爲元季大家。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以詩名擅一時，四庫提要稱其擬白頭吟一篇「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有三百篇風人之旨。蓋其詩于典麗之中，別饒雋致，然其下者亦多墮入魔趣，怪誕晦澀，致受「文妖」之譏。總之其詩雖有突出于古。然以好尚穠豔，詩品斯下矣。茲錄其七絕一首于下：

▲雨後雲林圖

浮雲載山山欲行，橋頭雨餘春水生。便須借榻雲林館，臥聽仙家雞犬聲。

李東陽懷麓堂詩話云：「宋詩深，卻去唐遠，元詩淺，去唐卻近，願元不可爲法，所謂取法乎中，僅得乎其下耳。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第九節 明代之詩學

明代詩學甚衰，蓋開國之初，猶承元習。然自青田，青邱變元季之頹風以後，有前後七子倡言復古。公安竟陵繼之，然舍摹倣外，絕無價值之可言。陳子龍起，始上窺正始，不染時趨。總之明詩優于元而遜於宋，其病或失之靡靡，或失之空門面。茲分述之于下：

藝苑卮言曰：「勝國之季，業詩者，道園以典麗爲貴，廉夫以奇崛見推。迨于明興，虞氏多助，大約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氣之雄，次及伯溫；當是時孟載（楊基）景文（袁凱）子高（孫崧）輩，實爲之羽翼。然季迪孟載，與來儀幼文，稱爲四傑。所謂吳詩派是也。與吳詩派並稱者，則有越詩派，倡之者爲劉基。基字伯溫，青田人。時元季詩人，都尙辭華，而伯溫獨追韓杜，其樂府比

古詩高，而五言近體尤爲出色，惟失之好奇耳。茲錄其詩一首于下：

▲玉階怨

長門燈下淚，滴作玉階苔；年年傍春雨，一上苑牆來。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自號青邱子。與青田同時。而獨于國初卓然出羣，據有明一代詩人之上。其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著有吹臺集，鳳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青邱集，南樓集，姑蘇集，勝壬集，（合稱大全集）沈德潛謂其詩才調有餘，蹊徑尙未能化，故一變元風，尙未直追大雅云。蓋青邱之詩，猶失之靡靡也。茲錄其詩一首于下：

▲梅花

九首錄一

瓊姿只合在瑤臺，誰向江南處處栽？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寒依疏影蕭蕭竹，春掩殘香漠漠苔。自去何郎無好詠，東風

愁寂幾回開。

當時與青邱並稱爲吳中四傑之楊基（字孟載，號眉庵）嘗以鐵笛詩見知于楊鐵崖，然其詩頗染元習。張羽（字來儀，後改字附鳳）之詩，五古學杜韋，而微嫌鬱轆，律詩不事彫績，而失之平熟。徐賁（字幼文，本蜀人，後移居吳中，與高啓，王行，高遜志，唐肅，宋克，余堯臣，張羽，呂敏，陳則同居北郭，號北郭十友）之詩，則又亞于高楊。此外如袁凱（字景文，號海叟）則以白燕詩著名，有袁白燕之稱。而貝瓊（字廷琚）張以甯（字志道）輩，亦以詩名，然皆不及四傑，惟閩詩派之林鴻（字子羽）嶺南詩派之孫仲衍，江右詩派之孫崧（字子高）則與吳越兩派並稱焉。

永樂（成祖）以後，臺閣體盛行，楊士奇楊榮楊溥並號三楊，其詩文

稱臺閣體。詩運大爲不振，至天順（英宗）之際，有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出，排永樂以後之詩風，詩學爲之一振。東陽之詩有唐宋餘韻，於是風氣轉移，有復古之氣象。至弘治（孝宗）正德（武宗）之際，更出李何七子，繼東陽而唱復古，其詩皆憲章少陵，惟所造各異耳。李何七子者，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是也。而七人之中，李何尤爲傑出。李夢陽字天賜，更字獻吉，弘治時進士。言文必秦漢，言詩必盛唐，非是者弗屑道，嘗譏東陽之詩爲萎弱。何景明字仲默，亦弘治時進士。詩與夢陽相頡頏，並稱有國士之風，然兩雄並立，後遂反目，蓋夢陽尙模擬，以雄渾勝也。景明尙創造，以秀朗勝也。各樹一幟，馳騁于文壇之上。今錄兩人之七言古七言律各一首于下：

▲李夢陽送李帥之雲中

黃風北來雲氣惡，雲州健兒夜吹角。將軍按劍坐待曙，紇干山搖月半落。槽頭馬鳴士飯飽，昔無完衣今繡襖。沙場緩轡行射雕，秋草滿地單于逃。

▲何景明鱗魚

五月鱗魚已至燕。荔枝盧橘未能先。賜鮮遍及中璫第，薦熟應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騎，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筍金盤敢望傳。

李何二人，當時更與邊貢稱三才子，益以徐禎卿稱弘正四傑，益以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六人，則號十才子；而禎卿又與文徵明，唐寅，祝允明稱吳中四子，蓋禎卿初慕劉（劉禹錫）白

，（白居易）其後乃轉學漢魏盛唐之詩也。此外如楊慎（字用修，號升庵）之詩，含吐六朝，于明代獨立門戶者也。嘉靖（世宗）之時，有王慎中唐順之力矯七子之失，世稱之曰王唐。則又與七子之詩異趣者也。與王唐對峙，而復承李何七子之餘風者，則有李王七子，所謂後七子是也。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嘗倡詩社，和之者有謝榛吳維岳等。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又稱弇州山人。與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並號七子，年少氣盛，互相標榜，視當世若無人。其詩務以聲調勝，然其辭意不無重複，所擬之樂府，至更易數字，卽據爲己作。蓋以獨推尊夢陽，致犯模倣之弊，故其詩或未能極其變態，或失之太露筋骨，而乏自然之神韻也。茲錄李王兩人之詩各一首于下：

▲李攀龍古意

秋風西北起，吹我遊子裳。浮雲從何來？安知非故鄉。蕭蕭胡馬鳴，翩翩下枯桑。暮色入中原，飛蓬轉戰場。往路不可懷，行役自悲傷。

▲王世貞西宮怨

點點蓮花漏未央，乍寒如水浸羅裳。誰憐金井梧桐露？一夜鴛鴦瓦上霜。

李王七子之中，與李王可相比者，則惟謝榛。榛字茂秦，號四溟先生。其一五言近體，句烹字鍊，氣逸調高，七子中可推獨步。（沈德潛語）茲錄其五言古詩一首于下：

▲榆河曉發

朝暉開衆山，遙見居庸關。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里間。征塵何日靜？古戍幾人閒？忽憶棄繻者，空慚旅鬢斑。

七子之詩，後人欲變之者屢矣。然徐涓欲以李長吉體變之，湯義仍欲以尤蕭范陸體變之，然皆衆寡不敵，卒未能也。至袁宏道兄弟出，乃一變以清真；鍾譚一派出，乃又易以幽峭。然膚廓粗厲之失雖去，而淺率僻晦之病又起矣。袁宏道字無學，公安人，萬曆（神宗）時人，與兄宗道（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好白（白居易）蘇（蘇軾）之詩，排王李之說，以清真輕俊爲主，學者從之，號公安體，當時宏道尤負盛名。然其詩雜以俚語，如西湖詩及偶見白髮詩，直滑稽調笑之語耳。

▲西湖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偶見白髮

無端見白髮，欲哭反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

鍾惺，字伯敬，號退谷，竟陵人，萬曆時人。譚元春，字友夏，亦竟陵人，天啓（熹宗）時舉人，二人之詩，以幽深孤峭爲主，蓋以矯清真輕俊之弊也。時人號爲竟陵體。鍾譚二人，嘗評選唐人之詩爲唐詩歸，評隋以前詩爲古詩歸（或謂竟陵諸生某假託爲之）家傳戶習，風行一時，閩人蔡復一等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聞聲而遙應；然按公安竟陵二派之詩，不過「創淺率之調，以爲浮響；造不根之句，以爲奇突；用助語之辭，以爲流轉；著一字，務求之幽晦；構一題，必期于不通。」（靜志居詩話）茲錄譚元春六言詩一首于下：

▲得蜀中故人書

蜀川兵定人靜，老友天寒信來，莫怪草堂深閉，小橋邊有門開。

當萬曆之頃，有高攀龍者學陶淵明而得其天趣。此外如歸子慕詩亦淡雅似高，程嘉燧詩娟麗無塵，鄭琰之詩有燕趙悲歌之聲；及陳子龍出，始力拯詩道之衰。子龍字人中，又字臥子，華亭人，崇禎（思宗）時進士。其詩襟度宏遠，天骨開張，詩學爲之一振，然當明社傾覆之時，莫可挽矣。其流風餘韻，至清初而始放異彩。此明代詩學之大概情形也。

第十節 清代之詩學

清初詩家，大都爲明之遺臣，如錢牧齋吳梅村皆爲有數之詩人。此外則均未盡脫公安，竟陵之餘習。至王漁洋出，始獨標神韻，流風所扇，士林風靡，乾嘉以後，神韻派衰，而格律，性靈之說起，於是詩風又爲之一變，茲分述之于下：

清初詩人，亭林（顧炎武，本名絳，明亡後改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以沈雄稱，梨洲（黃宗羲字太冲，號梨洲，又號南雷，餘姚人）以婉麗著；然其尤足稱道者，則惟錢牧齋與吳梅村兩人。牧齋名謙益，字受之，江南常熟人。崇禎時進士，清師定南都，牧齋出降，仕爲禮部右侍郎，其所排擊者爲李王復古體，詩本杜陵，沈鬱藻麗。高情逸致，不在梅村之下，其所著之詩集箋注等類，于康熙（聖祖）朝以其爲貳臣，盡行燬棄。然以詩人論牧齋，實爲清初有數之大家，六十以後，益頽然自放，茲錄五律一首于下：

▲渡江 二首錄一

京江南北路，不到十餘年。歲月看如此，風波意眇然。浮生催渡客，官況釣魚船。何事眉山老，歸期只問田。

與牧齋齊名者爲吳梅村。梅村名偉業，字駿公，太倉人，明崇禎中進士。明亡，退隱，後以薦仕清朝，官至國子祭酒。趙翼評其詩曰：「當時名位聲望雖次于錢謙益，然今日平心而論，則梅村之詩，不可及者有二：一則神韻悉本于唐，不落宋以後之腔調，而指事類情，有宛轉如意，非如學唐者徒襲其貌也。一則庀材多用正史，不取小說家之故實，選聲作色，又華艷動人，非食古不化者也。」然論其氣，則似稍衰颯，論其結構，則語疵累多。惟以身丁社稷傾覆之際，故詩多感愴時事，然俯仰身世，纏綿悽惋，意味亦頗深厚也。其七言古詩，則尤爲高妙。年六十三卒，遺言斂以僧裝，墓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蓋以枉節自恨也。觀其述懷詩中有「我本淮王舊雞犬，不隨仙去落人間。」及懷古兼弔侯朝宗詩中「死生總負侯羸諾，欲滴椒

漿淚滿樽。」之句，可想見其志矣。其詩如長歌永和宮詞之類，尤爲著名。按永和宮詞，乃記思宗及田貴妃之事，蓋取正史之事實而潤飾之，末段又含諷刺之意，茲錄于下：

▲永和宮詞

揚州明月杜陵花，夾道香塵迎麗華。舊宅江都飛燕井，新侯關內武安家。雅步纖腰初召入，鈿合金釵定情日；豐容盛鬢固無雙，蹴鞠彈碁復第一。上林花鳥寫生綃，禁本鍾王點素毫；楊柳風微春試馬，梧桐露冷暮吹簫。君王宵旰無歡思，宮門夜半傳封事；玉几金牀少晏眠，陳娥衛豔誰頻侍？貴妃明慧獨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齒不呈微索問，蛾眉欲蹙又溫存。本朝家法修清讜，房帷久絕珍奇薦；勅使惟追陽羨茶，內人數減昭陽膳；維揚服制擅江南，小閣爐

烟沈水含；私買瓊花新樣錦，自修水遞進黃柑。中宮謂得君王意，銀環不妬溫成貴。早日艱難護大家，比來歡笑同良娣。奉使龍樓買佩蘭，往還偶失兩宮歡；雖云樊嫵能辭令，欲得昭儀喜怒難。綠綈小字書成印，瓊函自署充華進，請罪長教聖主憐，含辭欲得君王愠。君王內顧恤傾城，故劍還存敵體恩；手詔玉人蒙詰問，自來階下拭啼痕。外家官拜金吾尉，平生游俠多輕利；縛客因催博進錢，當筵便殺彈箏伎。班姬才調左姬賢，霍氏驕奢竇氏專。涕泣微聞椒殿詔，笑談豪奪灞陵田。有司奏削將軍俸，貴人零落宮車夢。永巷傳聞去玩花，景和門裏誰陪從。天顏不憚侍人愁，后促黃門召共遊，初勸官家佯不應，玉車早到殿西頭。兩王最小牽衣戲，長者讀書少者弟。聞道羣臣譽定陶，獨將多病憐如意。豈有神君語帳中，慢云

王母降離宮·巫陽莫救蒼舒恨，金鎖彫殘玉筋紅·從此君王慘不樂，叢臺置酒風蕭索·已報河南失數州，况經少子傷零落·貴妃瘦損坐匡牀，慵髻啼眉掩洞房·荳蔻湯溫冰簟冷，荔枝漿熱玉魚涼·病不禁秋淚沾臆，裴回自絕君王膝·苔沒長門有夢歸，花飛寒食應相憶·玉匣珠襦啓便房，薤歌無異葬同昌；君王欲製哀蟬賦，誅筆詞臣有謝莊·頭白宮娥暗顰蹙，庸知朝露非爲福·宮草明年戰血腥，當時莫向西陵哭·窮泉相見痛倉黃，還向官家問永王；幸免玉環逢喪亂，不須銅雀怨興亡·自古豪華如轉轂，武安若在憂家族·愛子雖添北渚愁，外家已葬驪山足·夜雨椒房陰火青，杜鵑啼血濯龍門·漢家伏后知同恨，止少當年一貴人·碧殿淒涼新木拱，行人尙識昭儀塚·麥飯冬青問茂陵，斜陽蔓草埋殘壠·昭邱松檜北風哀，南

內春深擁夜來；莫奏霓裳天寶曲，景陽宮井落秋槐。

當時文名與錢吳並稱而號爲江左三大家者，則有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然所作則不及錢吳矣。

至順治（世祖）之時，則有施愚山以詩顯，與宋荔裳並稱，當時有南施北宋之目。愚山名閏章，字尙白，宣城人，其詩以五言律尤爲一時之冠。荔裳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沈德潛曰：「今以兩人論之，則宋以磊落雄健勝，施以溫柔敦厚勝。」而愚山當時詩名尤滿天下。茲錄二人之詩各一首于下：

▲施閏章岱嶺夜雨

寒星看掌上，暮雨忽尊前。積氣無巖壑，秋聲劃海天。萬松飛瀑裏，三觀亂雲邊。恍惚身何在，真從象緯眠。

▲宋琬遺懷

年來憔悴客江關，草草經營水石間。漸喜疎桐能受雨，尙憐新竹未成班。官同社燕秋南北，門對江鷗日往還。歸計祇今餘白髮，移家終欲傍青山。

與愚山同時而獨以神韻之說爲海內倡者，則有王士禎。士禎字貽上，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初爲牧齋所重，旣而詩名漸高，天下尊爲詩壇盟主。少游歷下，與諸名士集于大明湖，賦秋柳詩，一時和者數百人。在京師，與汪苕文，程周量，劉公馥，梁曰緝，葉子吉，彭羨門，李聖一，董文驥等相倡和，在揚州與林茂之，杜于皇，孫豹人，方爾止等修禊紅橋，又與陳其年，邵潛夫等，修禊如皋冒氏之水繪園。官吏部時，與李湘北，陳午亭，宋牧仲等爲文社，又與宋荔裳，施

愚山，曹顧庵，沈繹堂相唱酬。牧齋讀其詩「文繁理富，佩實銜華，感時之作，愴惻于杜陵，緣情之什，纏綿于義山。」而趙執信作談龍錄，詆其縹縹無著，袁子才謂其主修飾而略性情；然其所選三昧集中，不取李杜，而錄王維獨多，可以想見其微旨矣。茲錄其詩于下：

▲秋柳詩四首

秋來何處最消魂，殘照西風白下門。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黃鸝曲，夢遠江南烏夜村。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總難論。

娟娟涼露欲爲霜，萬縷千條拂玉塘。浦裏青荷中婦鏡，江干黃竹女兒箱。空憐板渚隋隄水，不見瓊瑤大道王。若過洛陽風景地，含情重問永豐坊。

東風作絮糝春衣，太息蕭條景物非。扶荔宮中花事盡，靈和殿裏昔人稀。相逢南鴈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往日風流問枚叔，梁園回首素心違。

桃根桃葉鎮相憐，眺盡平蕪欲化烟。秋色向人猶旖旎，春閨曾與致纏綿。新愁帝子悲今日，舊事公孫憶往年。記否青門珠絡鼓，松枝相映夕陽邊。

朱彝尊與漁洋齊名，其詩兼擅衆體，頡頏施宋之間，以詩文鳴于江左。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時舉博學鴻詞。嘗謂詩人須本經史，否則淺陋勦襲而已。其詩籠罩百家，與漁洋並峙南北爲二大宗，故有朱貪多，王愛好之稱。當時與漁洋角逐者，有宋犖（字牧仲，號漫堂）田雯（字紫綸，號山蘊）彭孫遹（字駿孫，號羨門）查

慎行（字悔餘，晚號初白）諸人。比漁洋稍後，而足以步武漁洋者則陳元孝恭尹，屈翁山大均，梁藥亭佩蘭三人，當時號爲嶺南三家。出漁洋之門而足爲一代詩豪者，則有梅庚，洪昇，吳雯，劉大勤，史申義，湯右曾諸人。此外如曹寶庵貞吉，顏修來光敏，及漁洋兄弟士祿（字子底，號西樵）士祐（字子測，號東亭）亦皆一時之選，漁洋嘗著感舊集，錄並世詩人略備，茲不一一具述。至荔裳，愚山則與丁藥園，張譙明，嚴灝亭，周釜山，趙錦帆諸人，號稱燕臺七子，而藥園又與同里陸圻，孫治，沈謙，毛先舒，柴紹炳，張綱孫，吳百朋，虞黃昊，陳廷會諸人，號西冷十子。此外如梅清，高詠，袁啓旭輩，亦錚錚一時者也。

漁洋之詩去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而主神韻，然猶不免於模

擬也。故趙執信于談龍錄中，詆爲清之李于鱗。（攀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康熙時進士，官左春坊右贊善，著有飴山詩集，其詩以思路巉刻爲宗。罷官後，江湖浪蹟，其感慨無聊，抑鬱不平之概，時露于詩中。又同時學者，方奉阮亭爲山斗，而秋谷與相齟齬故，詩中亦時見諷刺語，然町畦獨闢，筆墨戛然傲人，與阮亭固異曲同工也。然阮亭之詩，易流于膚廓，秋谷之詩，易流于纖小，又各有所短也。茲錄其七言律詩一首于下：

▲即日言懷

曉霽新篁翠欲浮，遙山入戶伴人幽。
夢拋溟海三千里，身耐霜風七十秋。
老驥不充中下駟，虛舡猶避去來舟。
大通有路無緣進，日日心齋坐自愁。

乾嘉之時，阮亭神韻之說，漸爲時人所厭棄，于是翁方綱，袁枚，蔣士銓，趙翼，黃景仁，沈德潛諸人出，或倡性靈，或主格調，詩風乃爲之一變。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其詩宗江西派，與袁沈二家又不同，惟其不主張神韻之說，則相同也。嘗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覃溪之詩，能以實救虛，不蹈神韻派之覆轍也。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錢塘人。與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趙翼（字雲崧，號甌北）稱爲江左三大家，又與紀昀（號曉嵐，河間人）稱南袁，北紀。其論詩主性靈，與阮亭神韻之說相反，縱才所至，凡世人所欲言而不能達者，悉能達之。然詩體往往

流于諧謔，不無輕佻之弊。甌北則亦犯此病。人或評其詩曰：「雖不及杜子美，已過楊誠齋矣。」甌北傲然曰：「吾自爲趙詩耳，安知唐宋！」茗生善爲長歌，悽愴激楚，使人雪涕，蓋與袁，趙之詩又有不同。洪亮吉論三人之詩云：「袁簡齋如通天神狐，醉後露尾；趙雲松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蔣心餘如劍俠入道，尙餘殺機。」茲錄三人之詩于下：

▲袁枚 秦中雜感 八首錄一

高登秦嶺望褒斜，鐘鼓樓空噪暮鴉。
古井照殘宮殿影，畫堂吹入戰場沙。
賀蘭風信三邊笛，杜曲霜痕九塞花。
每欲憑欄怕惆悵，二千年是帝王家。

▲趙翼 題蔣心餘歸舟安穩圖 二首

桃花貼浪柳垂堤，一葉扁舟老幼齊。難得全家總高致，介之推母伯鸞妻。

采石磯頭片月高，一千年後少詩豪。知君醉酒江天夕，尚有平生宮錦袍。

▲蔣士銓題文信國遺像

遺世獨立公之容，大節不奪公之忠，天已厭宋猶生公，一代正氣持其終。小人紛紛作丞輔，公不見用且歌舞。朝廷相公國已亡，六尺之孤是何主？出入萬死身提戈，天意不屬尙奈何！十載幽囚就柴市，毅魄且欲收山河。節義文章皆可考，狀元宰相如公少，山中誰救六陵移，地下真慚一身了。亂亡無補心可憐，天以臣節煩公肩，不然狗彘草間活，借口順運謀身全。俎豆忠貞遂公志，嶺上梅花公再

世·鄉人誰復繼前賢？一拜鬢眉一流涕。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年六十六始舉于鄉。自是累進，官至禮部侍郎，乾隆（高宗）時恩賞優異，卒後，謚文愨。後因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奸告，集中有德潛所作傳，遂追奪其階銜祠諡。其詩講究格律，嘗曰：「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無法，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于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當時從之者有盛錦，周準，陳櫬，顧詒祿諸人，其後更有王鳴盛，錢大昕，曹仁虎，王昶，黃文運，趙文哲，吳泰來（吳中七子）諸人，而再傳弟子及私淑弟子亦分布大江南北，其

聲望可與阮亭後先輝映也。而寵眷之隆則過之，乾隆序其歸愚詩集云：「遠陶鑄乎李杜，近伯仲乎高（青邱）王（漁洋）。」蓋以其詩爲今世之非常者也。

乾嘉之時，詩人項背相望，除上述以外，如大興舒位，秀水王曇，昭文孫源湘，號稱三君。順德黎簡，張錦芳，黃丹書及番禺呂堅，號稱嶺南四家。而錦芳又與胡亦常，馮敏昌號稱嶺南三子，而仁和杭世駿，大宗，號荃浦，其詩極爲齊次風所愛賞，致與蘇詩合刻爲蘇杭集句。而錢塘厲鶚，太鴻，號樊榭，又能自樹一幟，主盟壇坫者數十年。此外若彭端淑，張問陶，洪亮吉，楊芳燦，楊揆，金農，吳錫麒，郭麐，曾煥，吳嵩梁，鄧顯鶴，歐陽輅，趙青藜，吳鼐，黃景仁，陳文述諸人，亦皆能列宿詞壇，風靡一時也。其餘作者尙多，不能一一盡述矣。

嘉慶（仁宗）以後，詩學日衰，及仁和龔自珍（字璣人，號定庵）出，詩文一變爲詭奇而多霸氣，其後曾國藩（字滌生）吳樹敏（字南屏）又出而創復古之說。同光（穆宗同治，德宗光緒）以來，范當世（字伯子）陳三立（字伯嚴）等，亦競以詩名，號爲同光派，而黃遵憲（字公度）獨以新思想融化入詩。然當時宋詩大盛，能以騷選盛唐爲倡，極力摹仿漢魏之作者，則惟王闓運（字壬秋，號湘綺，湖南長沙人）一人而已。他如樊增祥（字嘉父，號樊山）則宗晚唐，與同光派分道揚鑣。易順鼎（字寶甫，號哭庵）則又放蕩不羈，趣重性靈一派。總之此時之詩人，非失之奇奧而帶霸氣，卽失之取媚而患枯澀，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怨而怒，國運不振，人心因之，此詩學所以日衰也。清代詩人，多選刊前代之詩，學者便之。至詩話之書，則有王阮亭之

漁洋詩話，袁子才之隨園詩話，趙甌北之十家詩話，皆其著者也，其餘或彙刊前代，或專記一朝，則非本編所能盡述，故略而不載矣。

第十一節 近代詩學之趨勢

詩學之衰，自元明以至于清，蓋六百五十餘年矣。然窮則思變，於天下萬事萬物，無不然也。故詩至民國初元，乃有舊詩，新詩之分：舊詩者，指以前之古體，近體之詩也；新詩者，即所謂白話詩也。昔蘇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而懷麓堂詩話亦云：「作詩必使老嫗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章實齋序陳東浦方伯詩云：「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并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爲通俗語言，此中果有

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于人者，斯可以入作家之選。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今日提倡詩體解放者，實與此數家之言相暗合者也。蓋詩乃由於人之真性情流露而出，非矯揉造作以爲工也。然至六朝而漸有雕琢生硬之病，至唐而重尙格調，愛用典故，拘束益多，至宋而愛對仗，雜考據，中病益深，自是而後，自然之風度愈失，而詩之品格亦愈下矣。後之爲詩者，日惟裝腔做勢，曰我法某家，曰此是某體，以能摹倣爲高，詩之真境，蓋全失矣；是以新體詩乃應運而生，以淺顯之筆墨，發揮人之真性情，或描寫世間萬有之狀況，其活潑而流動，實較舊體詩爲有味。且能普及于一般人民，非如舊體詩之僅爲文人所專用，不能融化許多新思想于其中，徒以運用典古爲尙也。故提倡新體詩者之言曰，新體詩者；由貴族的解放

而爲平民的，由雕飾的解放而爲自然的，由陳腐枯死的解放而爲新鮮生動的，一以自然之天籟爲歸宿，無論爲抒情，爲咏物，絕無神祕之臭味，自驕之態度者也。然一入閭里小知之士，則以爲藩籬盡破，隨口亂寫，不以審慎出之，見之者但覺符號分明，而讀之者未有不棄卷而歎；蓋真誠之感想，深刻之意境，均空焉無有，卽新詩藝術上之價值，亦盡消失，是以頗爲世所詬病也。蓋詩之產生，其一由于情真所至，偶然脫口而出，其一由於修養既深，用高超之藝術手段以寫出。凡此二者，無論爲新體詩爲舊體詩，莫不如是也。故在今而欲作新體詩，當用真正之思想，深摯之情感，而後發揮之；其情景務求真實，音節務求調和，以自然審美爲目的，以不受拘束，不減風韻爲歸宿，如是乃可有渾脫自然之佳什，而詩學之解放乃能有成功。此學者所不

可不知也。

第三章 研究詩學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詩學之要點

前人云：「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故詩與文，雖同爲一種發表吾人思想之工具，而實各不相同也。夫詩之優點，重在含蓄，非如文之可以盡情說破也。是以藝術方面尤須注意。茲擇研究要點，分述於下：

一、時代方面 詩因時代而變遷，後人讀之，可以攷知當時民族之特性，與社會之風俗。就三百篇而論，如鄭衛風俗淫靡，多言情之詩，東周衰弱不振，多憤世憂辭之作；唐風節儉，多樸實無華之辭；秦俗好戰，多樂戰從軍之什，此皆作者因民俗精神時代環境之關係，乃不自覺而流露于字裏行間也。

二、作者方面 時代與作品關係，既如上述，而作者之箇人，與作品亦有密切之關係；如李白天才卓絕，豪放不羈，故其詩多天籟自然；杜甫窮愁潦倒，一生不遇，故其詩多悲壯感憤；此蓋以作者之身世與哲學之不同，故其心靈中所發生之思想，亦常常形諸筆墨，此研究詩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三、藝術方面 詩本爲表示我人心靈之工具，不必過事文飾，然苟無藝術的手腕，用以點染，決不能引起一種美感也。是以我人作詩：第一當根據情感，使人讀之，能起同情之感想；第二當注意思想，凡事實，命意，宜普遍，宜合理，宜合乎人生觀。第三注重描寫，無論箇人，團體，物體，以及事實，環境等，俱宜用精細深刻之筆，一一寫出，而又不可一無含蓄，致減損詩意。至於辭句音調方面，

則尤須注意，亦自然，亦有美感，斯爲上乘。學者苟有此藝術思想，則作詩必能有所成就也。

四、注重創作 我國詩學之不進，由于專事模仿，但求合古，于是無病呻吟之作，連篇累牘，層出不窮，徒令後之讀者，枉費時日，以讀其著作，于詩學上實毫無創見也。是以今後我人苟有著作，當從事創造，蓋人類心中，無人不可有詩脈，苟善爲發表，未有不成功佳什，我人何必自汨沒其性靈，而一意模倣前人之作以爲高哉？若夫廢棄音韻，漫無格律，而亦以新詩自命，則毋甯并詩之一字，亦屏棄不用，而另創一新名辭，以冀于文學範圍中佔一席之地，猶何必貌合神離，掠取詩之一字耶？

第二節 作詩之入手法

古今詩話中，論作詩之法者甚多，學者如欲深造，可備前人所著之詩話，以資觀摩，茲爲便利初學者入手起見，擇要分列于下，末更附徐而菴先生論詩七則以備學者採擇焉。

一 明讀法

陳繹曾詩譜云：「凡讀漢詩，先真實，後文華。凡讀建安詩，于文華中取真實。凡讀文選詩分三節，東京以下主情，建安以下主意，三謝以下主辭，齊梁諸家，五言未成律體，七言乃多古製。漢樂府真情自然，但不能中節合度。」此就大體而言之也。此外又有合讀，急讀，分讀，緩讀諸法；合讀，急讀者，乃一氣渾成，上下連貫，絕無滯機，並非不分句讀之謂也。分讀，緩讀者，乃于凝練之處，略作頓逗，而以曼聲出之，並非上下隔絕，不顧全局之意也。至若就句法而論，

如五言句有上一下四，（如地猶鄴氏邑，宅卽魯王宮。）上二下三，（如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上四下一，（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三種句法，于讀時須將第二字略一頓挫，至第四字則又曼聲引長，緩緩出第五字，不論何種句法，不論爲律爲絕，皆當如此。如七言句有上二下五句法，（如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讀時於第二字讀出之後，略下逗頓，再接下五字。有上四下三句法，（如金馬朝回門似水，碧溪天遠路如年）讀時于第四字略一頓逗，然後再接下三字。其餘句法雖多，然讀法總不出上述幾簡法則，心領神會，全在熟讀深思而已。

二 辨章法

詩與文，同有起，承，轉，合諸法。但詩之章法，與文稍異。詩之起

，須如開門見山，突兀崢嶸；或如閒雲出壑，輕逸自在。承處須如草蛇灰線，不卽不離。轉處須如洪波萬頃，必有高源。合處須如風迴氣聚，淵泳含蓄。至若起句有對景興起，有比起，有引事起，有就題起諸法；承句有寫意，寫景，書事，引證諸法，要以能接破題句爲合法；轉句亦有寫意，寫景，書事，引證諸法，然以能與前聯相應相結爲合法。合句或就題結，或用事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放一句作散場，均無不可，要以言有盡而意無窮爲上乘。絕詩第一句爲起，第二句爲承，第三句爲轉，第四句爲合。律詩一二句爲起，（卽起聯）三四句爲承，（卽領聯）五六句爲轉，（卽頸聯）七八句爲合。（卽結句）學者苟能於章法上加以體味，則格調自能圓轉矣。

三 熟四聲

四聲者，平上去入是也。詩法中調四聲之法，極爲簡單，蓋除平聲以外，上去入三聲，皆爲仄聲也。（但平聲中又有陰平，陽平之別）初學者苟能按韻以爲詩，則自不至差誤。至四聲分辨之法，當于音韻常識中詳言之，茲爲便利學者起見，擇要分列于下：

〔1〕辨四聲歌訣

平聲平道莫低昂 平聲之字，尾聲可長讀而無低昂。

上聲高呼猛力强 上聲之字，響亮而無尾聲。

去聲分明哀遠道 去聲之字，尾聲哀遠而短。

入聲短促急收藏 入聲之字，木實而無尾聲。

〔2〕四聲練習法

〔甲〕喉部之音 杭（平）項（上）巷（去）匣（入）

〔乙〕舌部之音

端^(平)短^(上)斷^(去)掇^(入)
來^(平)覽^(上)濫^(去)勒^(入)
非^(平)廢^(上)弗^(去)
非^(平)廢^(上)弗^(去)
冰^(平)並^(上)病^(去)帛^(入)
重^(平)唇^(上)音^(去)

〔丙〕唇部之音

非^(平)廢^(上)弗^(去)
非^(平)廢^(上)弗^(去)
冰^(平)並^(上)病^(去)帛^(入)
重^(平)唇^(上)音^(去)

〔丁〕齒部之音

精^(平)井^(上)進^(去)卽^(入)
申^(平)審^(上)聖^(去)設^(入)
時^(平)是^(上)樹^(去)日^(入)
半^(平)齒^(上)音^(去)

四 排對偶

律詩中之四句，往往重對偶，二句或言情，二句或言景，均可隨時斟酌。至詳論對法，則始于上官儀，至沈宋則益精。上官儀有「六對」

「八對」之分，前章已述之，茲將詩家所豔稱之詩對十三法，摭錄于下，以備一格，學者苟能一隅三反，爲用無窮矣。（或謂律詩不拘對偶，只要合平仄，蓋其所謂律，範圍極廣。）

〔1〕實字對 九天閭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2〕虛字對 若教解語應傾國 任是無情也動人

〔3〕奇健對 數著殘棋江上曉 一聲長嘯海山秋

〔4〕錯綜對 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5〕連珠對 穿花蛺蝶深深見 點水蜻蜓款款飛

〔6〕人物對 黃公石上三芝秀 陶令門前五柳春

〔7〕鳥獸對 旅夢亂隨蝴蝶散 離魂遠逐杜鵑飛

〔8〕花木對 春露已凋秦甸柳 白雲應長越山薇

〔9〕數目對 百年莫惜千回醉 一蓋能消萬古愁

〔10〕巧變對 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

〔11〕流水對 但將酩酊酬佳節 不用登臨嘆落暉

〔12〕情景對 林間竹有湘妃淚 窗外禽多杜宇魂

〔13〕懷古對 吳宮花草埋幽徑 晉代衣冠成古丘

註。爲對之記號

五 黏韻脚

黏韻之法，不外押韻及轉韻二法。押韻之法，古體詩惟柏梁體句句押韻，五古第一句不韻，七古第一句即用韻，其餘皆一句間一韻，但亦有變者，如上兩句不押，三句方押；亦有三句連押者。至通用之韻，律詩，絕詩，均不可借用；惟律詩中進退格之詩則可通用，（如一二

句用一先韻，三四句用十一真韻，五六句又用一先韻，七八句又用十一真韻，此法蓋創自白居易）古體詩，則凡屬通用之韻，均可隨意用也。

轉韻之法，只限于古體詩，所謂轉韻者，卽詩中每小段結束，卽可另起波瀾，換押他韻，但字句必彼此平勻。（如六句，前韻兩句，後韻四句；十句前韻四句，後韻六句）又如長慶體，梅村體，純用平仄相間之法，不用平轉平，仄轉仄，餘體則可隨意也。

至若用韻之法則有八戒：卽戒湊韻，戒落韻，戒重韻，戒倒韻，戒用啞韻，戒用同義之韻，戒用字同義異之韻，戒用僻韻是也。（可參觀最淺學詩法）又如賡和之詩，有所謂次韻，依韻，用韻之別：次韻（卽步韻或疊韻）者，卽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依之也，可書曰次某人

原韻，或某以詩見示，卽次其韻，依韻答之，或卽步其韻。依韻者，（卽和某某韻）就他人所押之韻目而押之，不必用其字也。用韻者，卽用其原韻，而先後不必次也。

六 詩之忌病

詩有八病，五忌之說，八病之說，創于沈休文，其中惟上尾，鶴膝最忌，餘病皆通。五忌之說，則爲通常所宜畱意，茲分述于下：

（一）八病

一、平頭 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字同聲，「日」「樂」字同聲也。

二、上尾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

齊。」「樓」「齊」同聲也。

三、蜂腰 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兩頭大，中心細，似「蜂腰」也；如聞君愛我甘，切欲自修「飾」，「君」「甘」字平聲，「飾」「欲」字入聲，皆同聲也。

四、鶴膝 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所以兩頭細，中間粗，如「鶴膝」也；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也。

五、大韻 重疊相犯如五言詩以「新」字爲韻者，九字內若用「津」「人」字爲「大韻」病；如「胡姬年十五，春日正當鑪」「胡」「鑪」字同聲也。

六、小韻 除本韻外，九字中不得有兩字同韻，如「客子已乖離，

那宜遠相送·「子」「已」「離」「宜」皆同韻·「小韻」五字內最忌，九字內稍緩·

七、正紐 「壬」「紆」「任」「人」一紐·一句內有壬字，更不得犯「紆」「任」「人」字也；如「我本漢家女，來嫁單于庭·」「家」「嫁」係「正紐」也·

八、旁紐 五言詩一句內有月字，更不可用元阮願字，此是「雙聲」，「卽旁紐也·如「丈夫且安坐，梁塵將欲起·」「丈」「梁」卽爲犯「旁紐」病·五字中急；十字中稍緩·

(二) 五忌

一曰格弱 格弱則詩不老，故須句句無懈可擊·
二曰字俗 字俗則詩不清，故下字須典雅而有來歷·

三曰才浮 才浮則詩不雅，故貴藏才不露，含意不盡。

四曰理短 理短則詩不深，故貴理由充足，毫不牽強。

五曰意雜 意雜則詩不純，故須一絲到底，如連理貫穿。

他如絕詩忌可加可減，可多可少，可彼可此，可上可下。律詩忌不工，不貫，不自然，不典雅。其餘忌病尚多，初學者似可不必顧問，蓋一顧問，則處處荆棘，令人無從下手矣。

七 學習先後

學詩大都先學古體詩，後學近體詩，如是則取法既高，風格自然不弱。至五言與七言，則又大都先五言而後七言，蓋以字數較少也。至若律詩，絕詩之先後，則又大都先絕詩而後律詩，蓋絕詩無須對偶，便于初學也。

八 論詩七則

徐而菴先生有論詩七則，可爲學者之津梁，今錄于下：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夫北海鯨鯢，自別于蘭苕翡翠，此「體裁」也。唐人應制之詩，半合於西方象教，此「寄趣」也。杜少陵之詩，從熟精文選之理，胎息而來，此「脫化」也。

作詩須有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既有師承，又有妙悟，更好，二者不可偏廢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俗穢陋之人可學；先宜洗去名利兩字，天機活潑，無在不舒，而後打算學詩，得其半矣。

太白之詩，以氣詩勝；子美之詩，以格律勝；摩詰之詩，以理趣勝；

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之學，詞句篇章，皆合立理，綜三長而學之，無愧風雅矣；猶未也：學詩而祇學詩，則非詩；學三家而祇讀三家之詩，亦非詩。要必天地間之一物一名，古今人之一言一動，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大而天地造化，陰陽鬼神，西方象教；小而禽獸蟲魚草木，一切皆含于胸中，充然沛然，而後因物賦形，遇題成韻，如此下筆，純乎自然，所謂天籟也。

歌行最重頓挫，下句及承上之處，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身須置在廣場，鑼也好，鼓也好，而後九轉三回跳出，方見全副精神。

作詩須先攻一體，而後逐體推敲，循序漸進，體體得手，方是到家。苟九分已到，獨有一分工夫未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

百丈紗綾，未知裁翦，海山珍錯，不能調和，可乎？

學古人之詩，不可過離，亦不可過卽，過離則傷法，過卽則傷氣；必須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爲「脫化」，斯爲大家。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人硬則詩亦硬，人奸則詩亦奸，一字不可掩飾。且其中須有書卷，非故意堆砌也，讀書既多，下筆自成色澤，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故意爲之，覺其淺矣。

第三節 詩之格式

詩有古體，近體之分；而古體之中，有「古風」「樂府」之分；近體之中有律，有絕，其格式甚多，茲擇要列下，以便初學者採擇焉。

一、古體詩格式 古體詩中之古風體，分五古七古兩種，其詩長短不拘，自四句以至數十句不等。樂府體中，「歌」「行」「曲」「篇」「吟」「騷」

……等名，種類更多，其長短自二三句以至數十句均可。其音調大都可譜之管絃，故亦有以樂府稱之，其格式與音節，非本篇所可一盡論。昔朱晦庵嘗自言：「將淵明詩平仄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此亦一學古詩中無法之法也。今將五古七古兩體，舉一格式于下：

〔一〕五言古詩體式 五言古詩，不拘平仄，亦不定對偶，但每句之間，須平仄均勻，讀之響亮。大概五古體詩，出句聲律宜稍寬，寓意要深遠，辭要溫厚，雍容不迫，而有三百篇之旨。斯爲佳什，茲舉例一首于下：

▲李白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2〕七言古詩體式 七言古詩，其平仄對偶，不甚拘束，大抵押平韻到底者爲正格，其出句住脚，但須上去入相間而忌再用平聲；但亦有用仄韻到底者。且句中亦間或可以長短，又可轉韻，要以開闔有風度，氣勢要雄峻險怪，切不可庸俗軟腐。茲舉例一首于下：

▲李白宣城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心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髮弄扁舟。

二、近體詩格式 近體詩有律，有絕。絕者，截取律之一半，其平仄完全不變也。按五言律，六朝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至唐沈佺期，宋之問始以八句四韻定爲格式。七言律爲五言之變，在唐以前，沈君攸七言儷句，已肇律調，唐初始專用此體，蓋律者，調平仄對偶，如法律之嚴也。今舉其格式于下：

〔甲〕五言律詩格式

〔一〕平起式 平起順結式

平平仄仄平 起句韻

仄仄仄平平 反起句韻

仄仄平平仄 結二句

平平仄仄平 反三句韻

平平平仄仄 結四句

仄仄仄平平 反五句韻

仄仄平仄仄 結六句

平平仄仄平 應起句韻

註

下句與上句首二字平仄不同者曰反。
下聯首句與上聯首句相同者曰黏。

〔2〕仄起式 仄起順黏式

仄仄仄平平 起句 韻

平平仄仄平 反起句 叶

平平平仄仄 黏二句

仄仄仄平平 反三句 叶

仄仄平仄仄 黏四句

平平仄仄平 反五句 叶

平平平仄仄 黏六句

仄仄仄平平 應起句 叶

〔3〕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黏同平起式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

〔4〕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結同仄起式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乙〕七言律詩格式

〔1〕平起式 平起順結式

平平仄仄仄平平 起句韻

仄仄平平仄仄平 反起句

仄仄平平平仄仄 結二句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反三句

平平仄仄平仄仄 結四句

仄仄平平仄仄平 反五句

仄仄平平平仄仄 結六句

平平仄仄仄平平 應起句

〔2〕仄起式 仄起順黏式

仄仄平平仄仄平 起句韻

平平仄仄平平仄 黏二句

仄仄平平仄仄仄 黏四句

平平仄仄平平仄 黏六句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反起句叶

仄仄平平仄仄平 反三句叶

平平仄仄仄平平 反五句叶

仄仄平平仄仄平 應起句叶

〔3〕平起首句不入韻式 黏同平起式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

仄仄平平仄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4〕仄起首句不入韻式 黏同仄起式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平

仄仄平平仄仄

上列甲乙兩式，均爲正式。學者隨口念熟，可無失黏之病，至若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實非正法，初學律詩，甯勿取巧，終以少差爲是。

五絕，七絕，乃取律詩中之任一式，而截其一半，其平仄須一字不差，乃爲正法，其格式可參看上列律詩各種格式也。

此外如變體，如拗句，如偷春，如迴文，如排律，格式尙多，初學者可暫置勿問焉。

第四節 詩書之取材

我國詩歌之書，種類極多。然學者往往多先讀唐詩，甚至僅讀唐詩三百首，即吟唔吟詠，以詩人才子自負，此元明以來之詩，所以不能高出唐人之上，而詩學亦日漸衰微而不振也。茲將歷代詩書，擇要列下，以備初學者採擇焉。

詩經 此書于經學常識已行列入，但是書實爲一部古代詩選，研究詩學者亦不可不讀。其古逸詩王應麟及丁晏均有纂輯，馮惟納之古詩記，其所搜古逸詩亦不少。陳奂毛氏傳疏雖精，但專守毛說。馬瑞辰詩傳箋通釋，兼參毛鄭，詮釋極新穎。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讀之頗可以見詩經文學之妙。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丁福保編

樂府詩集 宋郭茂倩編

此書搜羅漢以後之詩歌頗多。明梅鼎祚有古樂苑，補郭本之缺，但無流傳。

玉臺新詠 陳徐陵編

是書專輯言情之詩，紀容舒有玉臺新詠考異。

古詩選 清王士禛選聞人琰箋

沈德潛有古詩源，與此書性質相同，初學古詩，可先讀此書。

全唐詩 清曹寅等編

宋計有功有唐詩紀事，性質與此書相同。至若唐詩選本則極多；宋王安石唐詩百家選，清沈德潛唐詩別裁，初學均不可不備也。

全五代詩 清李調元編

五代詩學不振，錄此書以備一格。

宋詩鈔 清吳之振呂留良編

管庭芳有宋詩鈔補。厲鶚之宋詩紀事，性質與此書相同。

元詩選 清顧嗣立編

明詩綜 清朱彝尊編

陳田有明詩紀事，性質與此書相彷彿。

清朝六家詩鈔 清劉執玉編

近代詩鈔 陳衍編

此外如錢謙益編有列朝詩集，曾國藩有十八家詩鈔，王闓運有八代詩選，選擇均甚精。

以上總集類

曹子建集，魏曹植著

丁晏有曹集詮評

陶淵明集 晉陶潛著

陶澍有靖節先生集注，曹耀湘有陶集集注。

謝康樂集 宋謝靈運著

謝宣城集 齊謝朓著

鮑參軍集 宋鮑照著

江文通集 梁江淹著 胡人驥有江文通集彙注

庾子山集 北周庾信著 倪璠有庾子山集注

徐孝穆集 陳徐陵著 吳兆宜有徐孝穆集箋注

李太白集 唐李白著 王琦有李太白集註

杜工部集

唐杜甫著

仇兆鰲有杜詩詳註

王右丞集

唐王維著

趙殿成有右丞集註

孟襄陽集

唐孟浩然著

韋蘇州集

唐韋應物著

李文公集

唐李翱著

柳河東集

唐柳宗元著

蔣之翹有柳集輯注

李長吉歌詩

唐李賀著

王琦有彙解

昌黎詩箋注

唐韓愈著

顧嗣立注

黃鉞有昌黎詩增注證訛

玉谿生詩集

唐李商隱著

馮浩有玉谿生詩詳注

溫飛卿集

唐溫庭筠著

曾益注顧予咸補

溫、李之詩，多言情之作，稱爲香奩體。

蘇東坡詩集 宋蘇軾著 馮應樞蘇詩合注，王文誥蘇詩編注集成甚詳

備，又紀的評蘇詩甚佳，趙古農輯紀批蘇詩擇粹尤簡要。

王荊公詩集 宋王安石著 李璧有王荊公詩注。

劍南詩藁 宋陸游著

山谷內集 宋黃庭堅著 黃詩不足學，舉此以爲江西一派之代表。

元遺山詩集外集 金元好問著 施國祁有遺山詩注

鐵崖古樂府 元楊維禎著 卜瀾有鐵崖古樂府注

高青邱詩集 明高啓著 金壇有青邱詩集注

空同詩集 明李夢陽著

吳梅村詩集 清吳偉業著 靳榮藩有吳詩集覽

王漁洋詩集 清王士禛著

唐王軻川，孟漢陽，宋范石湖，（有石湖詩集）明高青邱以及清王漁洋之詩，皆以寫景爲最佳。

以上所舉各家集，間有詩文合刊在一本者，學者宜分別以觀。
以上專集類

文心雕龍 梁劉勰著

此詩雖多論文，然如體性，通變，情采，比興，物色，麗辭等篇，皆論詩法也，故亦採入。

詩品 梁鍾嶸著

滄浪詩話 宋嚴羽著 與漁洋詩話同以爲禪宗論詩之書。

茗溪漁隱叢話 宋胡仔著

詩人玉屑 宋魏慶之著

若欲徧觀各家詩評之書，可備何文煥之歷代詩話（係彙刻前人之詩話，共二十八種，末附自著一種）丁福保之續歷代詩話及吳景旭之歷代詩話，其餘如清代漁洋詩話，隨園詩話等，皆可一看。

以上詩評類

增廣詩韻全璧 清湯文澂編

惜花主人附初學檢韻。是書較詩韻集成尤爲完備，蓋最晚出之書也。

以上韻書類

